五禮通考

二十

口仁12
1062
20

門口 12
號 1062
卷 20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清盧見曾
李奉翰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

吉禮五十四

六宗

蕙田案陽祀自煙始曰禋祀陰祀自血始曰血祭六宗稱禋則陽祀天神之屬也但不知何神自漢諸儒已經聚訟立一說即有一難迄今未定今檢諸儒解說不同凡十六條每條先列本說次列論難之說案而不斷俟明者擇焉

虞書舜典禋于六宗

〔孔穎子宰我問禋于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

此係明治廿八年八月諸同人在上野精養軒會餐時一部贈資以贈

于泰昭祭時也祖迎于坎壇祭寒暑也至于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孔傳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

孔疏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

成絜敬之名耳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于太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邱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元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元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

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元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洛陽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蔡傳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朱子語錄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爲禜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徧羣神次序皆順蘇氏軾曰此之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蓋與類上帝

爲一禮爾攷之祭法其泰壇祭天即此類上帝也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即此禋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即此望山川徧羣神也祭法所叙舜典之章句義疏也

孫氏 曰六宗之義其最有據而得其正者孔安國之說是也其傳曰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可謂善也而司馬彪亦曲說以駁之王肅所解本諸家語與安國同而肅對魏明又以爲乾坤六子則自叛其說矣據孔傳唯引祭法殊不知安國所據不獨祭法也謹案孔叢子書載宰我問于孔子曰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于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于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于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安國之傳端本于此諸儒之說紛紛不已皆不見孔子之言故也

劉氏昭 曰孔叢子之言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正謂未必然耳

續漢志注 司馬氏彪駁曰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

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于學者未盡
喻也

〔羅氏泌路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而不在宗矣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此孔之失也安國之說出于祭法而附于孔叢子家語因之蓋孔氏之家世有是說故王充蘇軾一皆從之亦未敢以爲安也

楊氏復曰孔注禋于六宗取祭法之說王肅亦同朱子書說非苟從者亦取祭法爲宗必有深意但鄭元注祭法改相近爲祈禳又以六者皆爲祈禱之祭夫舜乃攝位告祭安得有祈禳之禮哉

〔稗編〕唐氏順之曰六宗出于虞書周禮則無明文惟孔叢子以祭法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爲六宗孔安國因之王肅之說亦同朱子書說亦取焉三山楊信齋之說足以破之若以此祭爲常祀則非也夫舜類于上帝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所以告攝位也告攝位于天地山川羣神足矣何必告于四時寒暑水旱哉先儒以家語爲漢儒附會觀于此類信矣孔安國王子雍祖述其說亦不足怪朱子取之何也楊信齋述祭禮一書足以爲不刊之典既疑之復以爲朱子取之必有深意又何也

〔王氏樵尚書日記〕孔安國據祭法王肅據家語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六者之祭當之此視家語差爲有據然鄭元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因事而行今告攝須有六宗常禮何爲祭及水旱哉是亦未得爲定論也

蔡氏德晉曰漢孔氏書傳云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魏王子雍亦同九峰先生書傳因之此本于祭法及孔叢子二書皆漢人所作孔叢子非真孔子語祭法非古先聖王祀典不足據也且祭法原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祭四方祭百神而截取中間六者以爲六宗亦屬牽強況司暑無過赤帝炎帝祝融司寒無過黑帝顓頊元冥此即四時耳水旱乃零禜之祭靡神不舉非有專司舜自以攝位告祭何關水旱也

蕙田案以上孔安國用祭法之說

馬氏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尚書大傳同）

〔梁〕博士崔氏靈恩三禮義宗伏生馬融謂六宗者天地四方所以用天地四方爲六宗者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于民故尊而祭之謂之六宗此之謂也而或有非之者以前文有類于上帝今復謂天爲類六宗無天地意謂其在天地四方生成道廣濟物既洪故報亦非一或類或宗尤未盡其功豈有嫌前已祀而謂後爲非也然迎春既祭蒼帝靈威仰之神而復郊祭豈可復以迎春祭天而嫌郊爲非天也

〔通典〕杜氏曰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

司馬氏彪駁曰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伏失其義

蔡氏德晉曰古者祀帝于郊祭社于國社稷宗廟同在王宮中門之內舜格文祖則告宗廟必告社稷而

類上帝則已告天不宜復數天地也

蕙田案以上馬融天地四時之說

歐陽氏和伯夏侯氏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

李氏郤曰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

〔唐氏順之稗編〕許謹非之曰處六宗之間謂之六宗其實爲一而名六宗虛實相互何以爲義意謂本義以六宗之中合共尊祭故謂之六者明其在六之中間爲人所宗非名宗爲六不可責其稱六者非實是一之名也

司馬氏彪駁曰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

蔡氏德晉曰于天地四方之間懸空立一祭正恐無是神而近于誣

蕙田案以上歐陽夏侯天地四方之間之說

劉氏歆曰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晁錯孔光王莽顏師古同

〔唐氏順之稗編〕孔光劉歆謂六宗者乾坤之六子取水火雷風山澤能生萬物故禋祀以報之謂之六宗馬昭難云凡八卦者所以生育萬物若祭卦便應祭八卦豈但祭六明非六卦也意謂劉孔之意所以但祭六者以爲非子不能成父之業故生物之功由于六子合據成功而報故舍乾坤而不祭也

〔通典〕杜氏曰漢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川海澤六子之卦爲六宗者案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

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

蕙田案以上劉歆乾坤六子之說

賈氏逵曰六宗謂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詩禮同）

〔五經典義〕曰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也

〔賈疏〕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

司馬氏彪駁曰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歆達失其義也

黃氏鎮成曰謂是山澤河海之類則望于山川又在六宗之外皆不可據

蕙田案以上賈逵天宗三地宗三之說

鄭氏康成曰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五緯也辰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唐氏順之稗編〕鄭云宗者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謂六宗也王肅難云星則五緯之星合爲一位辰則十二月之會次又合爲一位名實不相副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而別爲兩位文昌之星獨分爲二五緯之星所主各異合而爲一義則不安尋鄭本意以五星十二次各共成功故各合爲一司中司命所司有一不共成功故分爲二王肅六宗亦以四時共成歲功得合爲一宗鄭以十二次五星各共成

歲則何以不得各合爲一王此難無通義也

司馬氏彪駁曰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

既屬于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元之失也

范氏甯曰攷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証據最詳是以

附之

通典杜氏曰鄭元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者

並是星質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

羅氏泌路史宗之爲言總也司中司命實係文昌而

好風好雨是乃箕畢以總而言是特一宗耳豈得有

實柴復曰禜燎哉此鄭之失也

蔡氏德晉曰鄭康成本大宗伯之文俱以天神釋之

是矣然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而不數日月

于理未安

蕙田案以上鄭康成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之說

幽州秀才張氏髦上疏曰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

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但類于上帝

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

可知也

書集傳孫氏曰類上帝祀天神也禋六宗享人鬼也

望山川祭地祇也王氏曰天子事七廟于地不言大

示于人不言太祖于天不言日月星辰以地示人鬼

之及六宗山川則天神之及日月星辰可知也以天

帝之及上帝則人鬼地示之及太祖大示亦可知也

于天則舉尊以見卑于人于地則舉卑以見尊程子呂東萊同

朱子語錄問五峰取張髦之說如何先生曰非唯用

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故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惟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朝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爲據林氏之奇曰三昭三穆然愚亦知其不然者蓋七世之廟自太祖而下謂之六宗則不可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必有德者而宗之如云周之六宗是也若以三昭三穆爲六宗則七世之廟皆宗古無是理也而蘇氏謂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于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觀之則張髦之說雖近似不可從也

〔羅氏泌路史〕三昭三穆前人如程顥王安石輩多取以爲祭人鬼然昭穆非宗也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昭三穆世何嘗廢祀此固不必議者且七政既齊之後則唯及天神又曷有文祖有事于在璣衡之前而後于餘廟哉

王氏樵曰晉張髦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勢必及餘廟然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故商有三宗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下至漢世猶止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乃盡稱宗此豈可以爲據哉

蕙田案以上張髦三昭三穆之說

虞氏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缺無地祭則祭地劉氏昭曰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爲六又不通禮更成疑昧

〔稗編〕唐氏順之曰舜攝位告祭類于上帝及望于山

川徧于羣神矣惟不告祭于地祇意六宗爲地數宗尊也且序其次地祇正當在上帝之
後山川羣神之上斯說豈不正大耶周禮大宗伯王
大封則先告后土大封猶且告后土攝位爲天子安
得不告地也晉虞喜別論蓋謂此也但喜謂地有五
色大社象之其總五爲一成六爲地數涉于鑿耳劉
昭亦以爲喜說近得其實予亦云昭以虞書所稱肆
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
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
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以該社
稷等配從可知也其說似好謂帝能該日月星辰則
可謂舉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則不可望于山川
豈非地乎即如其說若重複矣但以地數六爲六宗

自明何必穿鑿如是

蕙田案以上虞喜六爲地數之說

司馬氏彪曰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
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
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天宗日
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
宗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
徧修而不瀆于理爲通

王氏樵曰司馬彪言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
地宗者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
也案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
天宗明有其文但所稱數者之屬則未見的有所據
耳

蔡氏德晉曰司馬彪以天地四方之神皆統于六宗
更浮游而無當

蕙田案以上司馬彪天宗地宗四方宗之說
孟氏康曰六宗天地間遊神也

羅氏泌路史太元曰神遊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于
祭而言孟康蓋因此曾何取哉

蕙田案以上孟康遊神之說

摯氏虞新禮儀曰萬物負陰抱陽本于太極六宗者
太極中和之氣六氣之宗也劉邵同

通典杜氏曰魏劉邵以冲和之氣六氣之宗者氣先
于天不合禋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
何以宗之

蕙田案以上摯虞六氣之宗之說

魏孝文帝曰書言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稱肆而
不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理是一事六宗非別祭
之名肆類非獨祭之見且禋非祀地之用是祭帝之
事故稱禋以別之蓋六宗一祭也而今圜丘五帝在
焉乃詔祭天皇大帝及五帝于郊壇總爲一位

通典杜氏曰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
于義爲當何者案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
祀天不屬別神又司服云祀昊天五帝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
日書既云類上帝何更言祀者此叙巡守祀禮之次
矣將出征肆類也禋宗禡祀六天也何以肆類之文
而迷郊祀之禮乎

羅氏泌路史六天之說本出漢世源于緯候而成于

康成然魏氏以昊天上帝爲首則又非矣佑之所以取之蓋以昊天上帝周用禋祀而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禋不屬于別祀不知先王禮典莫有重舉上帝既已肆類豈復禋乎佑抑不知漢之所祀自是泰乙故曰泰乙者天神之最貴其佐爲五帝是則非昊天矣

蕙田案以上張廸以六代帝王爲六宗並不堪錄

通典杜氏曰張廸以六代帝王之說

羅氏泌路史張廸虞喜一無所據曾何取哉

蕙田案以上張廸六代帝王之說

羅氏泌路史宗亦祀之尊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而曰秩宗周官主祀大神祇而曰宗伯大宗小宗族之尊也老子曰萬物之宗言萬物莫不尊也莊周曰天地爲宗故禮有天宗則亦有地宗矣天宗者萬象之宗雲漢虹霓雷電雪霜風雨氛祲之屬非必日月星辰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上石金穀草木毛羽鱗介之屬非必主于山川而岱宗之宗則河宗之宗也謂淵泉溪沼藪岸灘濤之屬非主于山川四瀆而岱宗則萬山之宗也謂岡巒陵谷阿隰原隰之屬非主于五嶽九山也凡此皆微小族類祀所不該故以大爲宗而總祭之如夷蠻戎狄之總名曰人爾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于地而加詳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日月既主于郊四時寒暑復各屬于歲惟星一類實繁猶之在地之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民事之尤切故二者自爲宗或曰六宗云禋山川云望則山川在望不在禋矣是故禮無禋地之文是不然禋者蠲精之名爾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然劉昭曰埋則及于瘞埋矣且古書曰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奚爲而不併地如曰不然則安國之說庶乎其次矣他不足藉也且將從孔說則必上自類帝至于羣神合以爲一而又升五帝于肆類而不禋于六宗禋日

月于六宗而不與于郊類斯可矣何則郊祀而及于天地間之神古蓋有矣燔太壇瘞太折此則似乎類帝而合食矣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則似乎六宗矣四時寒暑雖別有祭于此又合而享之承大害郊既主日則日月決不可下餕乎六宗星為幽宗水旱為雩宗此自二類鄭改宗為禜踈矣坎壇以祭四方而又徧祭于百神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此則合乎山川與羣神矣四方非山川林谷邱陵又未盡于百神此漢儒以意求之是以漢世泰壇其中而五帝環其下以求當乎六宗而復壇設羣神以求合乎書之文是則禋類百神合之以為一也山川惟不望知徧走其地矣望者遙祭爾以山高可望而祭之川曰望者本山而言之漢嶽瀆各祠其處然不望則非也王肅治家語而輒自異之必有其說矣噫多言奚為後世必有堯舜文王周孔者出不由羣惑一斷以義則六宗之秩正矣于子與何有

蕙田案此雜取莊周尚書祭法湊成六宗恐亦臆說

又案以上羅泌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之說

黃氏度曰鄭康成據周禮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是皆天神故稱宗月令祈年于天宗是也然去日月恐不可或曰日一月二星三辰四司中司命五風師雨師六此恐當是

蕙田案此用鄭氏之說而小變之據鄭氏司中司命為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雨師為箕畢二星則已統在星宗內未見其的

又案以上黃氏日月星辰四宗司中司命風

師雨師二宗之說

蔡氏德晉曰虞書禋于六宗在格文祖類上帝之後望山川徧羣神之前所謂六宗者何也月令季冬乃祈來年于天宗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知宗爲天神禋爲祀天神矣蓋天神之祀不外乎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燔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三言言司中司命以該司民司祿諸星言風師雨師以該軒轅雷電霹靂諸星皆于經星中抽出言之是三言者實二言已該也故虞之類上帝即祀昊天上帝也禋六宗即祀日月星辰也日月星辰謂之六宗者日一月二緯星三經星四五辰五十二辰六也緯星即五星經星則二十八宿衆星之屬也辰者天之壤五辰即五方之帝十二辰則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此不必附會傳記之文而以理揆之庶乎其不遠者矣

蕙田案此以星辰各分爲二實止四宗耳亦未安

又案以上蔡氏日月二宗星辰四宗之說

周官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賈疏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爲六宗案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爲六宗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人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于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

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元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于其質也祭

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爲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于泰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許從鄭君于義爲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楊氏復曰諸儒說六宗異同如此愚案舜典類于上

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在上帝之後山川之前其禮甚重因諸家之說不同而遂廢惜哉

先君泉南先生曰虞書六宗之說自漢以來紛然不一矣其說似屬近理而未有的據者皆不具論惟孔氏據祭法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當之較爲有據故蔡氏解經全用其說至今遵之而鄭康成以爲彼皆祈禱之祭因事而行告攝宜有常禮何爲祭及水旱殊不知三代以前初無非禮之祭所得禱祈者莫非常所當祭之神非若秦漢以後有荒唐不經之祀也告攝之時既祀上帝以及羣神靡所不祭豈獨舍其祈禱之所祭乎況水旱尚可專屬祈禱四時日月星則何祈禱之有是鄭氏所駁亦未爲至當也惟是安國所據者祭法也案祭法自天地而下則六泰昭祭四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有山林川谷風雨百神之語今以天地屬之四類山川而下屬之山川羣神是矣而自四時以至四方其類尚有七今存其六以配六宗微不能無疑然自漢及今其說之有據而當于理要無過于孔氏者雖有毫髮之疑亦當存之以俟論定而不敢以意爲附會也

觀承案六宗之說自漢以下最著者十有二家要以孔安國所据爲不刊司馬彪謂周禮無六宗之兆禮記無六宗之文而直欲廢之若夫伏生以天地四時爲六宗此固大謬也若夫伏生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而馬融從之然舉首及天已上複類帝孔光劉歆以水火雷風山澤爲六宗而魏晉間多

從之然六子皆象既虛而無質而山澤之下
侵又無論也賈逵以天宗三地宗三爲六而
許謹從之然地宗之三則全遍山川矣晉虞
喜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
而劉昭從之然地亦當祭而曰禋其非大社
可知後魏文帝更以天皇大帝及五帝爲六
宗而通典從之然除大帝則是五宗連大帝
則是類帝何別云禋宗哉此五說者以本文
上下核之而皆拂戾者也乃張逌之說則以
六代帝王爲六宗夫禋宗皆天神之屬忽移
而之人與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爲六宗者
畧同此二說者就文斷之而已知其非也歐
陽和伯大小夏侯則謂上不及天下不及地
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萬物
者爲六宗此即孟康天地間游神之說也固
已荒誕而不經劉邵謂太極冲和之氣六氣
宗之此即摯虞六氣之宗之說也益復幽渺
而無据矣此二說直如一說而不足道也乃
彪既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仍用賈氏天宗
地宗而益以四方宗爲六亦即歐陽夏后六
者之間之意而小變之顧彼意其內而此揣
其外爲更劣耳鄭康成則以星辰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爲六宗雖孔穎達是之然必推配
日月以包於類帝而後割截星辰以合爲六
終屬牽勉而已是皆曲爲之說而不免得此
失彼者爾惟安國之說本於家語宰我問六

宗而孔子以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六者告之則顯有證据或謂此說亦見孔叢然禮記祭法正與此合先以祭天地明類上帝之義下以四方山川百神明望山川徧羣神之義中間恰好詳陳此六者直是虞書禋六宗之義疏也四方即四望其復何所疑議哉至如盧植舊說以祈來年於天宗爲六宗及羅泌等更以天宗地宗岱宗海宗讀幽宗雩宗爲本字而成六宗者其亦不攻而自破矣

蕙田案以上總論

右禋六宗

文獻通考漢興于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　平帝時王莽奏祀典功施于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謹與太師光等議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鎮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顓頊黑靈元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奏可于是長安旁諸廟時甚盛矣

馬氏曰王莽既以六子爲六宗矣然所謂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則日月雷風皆祠之而不及山澤何也

後漢書祭祀志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戍亥之地禮比太社也

注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祀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郃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縈祭星也雩縈祭水旱也禋

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辰宗海宗河宗也鄭元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時司馬紹統表駁之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于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元之失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辰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禰用特兼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

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天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于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証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祖宗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岳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于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並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目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

命箕畢二星既不係于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于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缺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證康成見宗是多附焉盡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配從可知也天神稱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煙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亓今之亓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便爲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爲槱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文獻通考魏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帝疑其事以問王肅肅以爲六宗之卦故不廢

景初二年改祀太極中和之氣時散騎常侍劉劭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也時從其議立六宗因魏舊事

晉初罷其祀後復立六宗諸儒互說徃徃不同王莽以晉書禮志尚書禮于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爲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新禮于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爲案舜受終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于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禮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唯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文獻通考後魏明元帝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

孝文太和十三年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于郊天壇

時大議禮祀之禮高閭曰書稱肆類于上帝禮于六

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晉以來逮于聖世以爲論者雖多皆有所缺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帝曰尚書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接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禋非地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缺其地故稱一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一也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祀備焉六祭俱備無煩別

立

右歷代禋六宗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參校
李大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五十五

四方

蕙田案四方之祭見於經傳者不一祭法四坎壇祭四方此祭之壇也曲禮天子祭四方諸侯方祀有兼祭專祭之不同此祭之等也大司馬仲秋祀祊則治兵有祭月令季秋祭禽則田獵有祭雲漢方社不莫甫田以社以方則祈年有祭大田來方禋祀則報賽有祭占夢舍萌四方則因祓禳有祭八蜡記四方則蜡有祭此祭之類也其玉青圭赤璋白琥

元璜其幣因方色其牲皞辜其尊屋散其舞
羽舞此祭之物也四方之祭重矣然乃不知
其爲何神鄭注大宗伯于六鼏則以爲五帝
于皞辜則以爲蜡注舞師則以爲四望注曲
禮則以爲五官之神注祭法則以爲山林川
谷邱陵之神即鄭氏一家已參錯如此案大
宗伯血祭祭五岳皞辜祭四方是四方與四
望不同也曲禮祭四方之下即曰祭山川而
貍沈與皞辜亦異兵舞與羽舞又異是四方
與山川不同也周禮祀五帝三月繫牲十日
誓戒其義與祀天相等四方則與百物連言
是四方與五帝不同也唯五官之神之說應
爲近之五官之神生有功烈于民死則祀之
各主一方佐天成物但從食五人帝以配五
帝尚非正祀此祭四方或其正祀耳然經傳
雖詳而漢以後無其祀亦以諸儒之說未定
故與

禮記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

(注)四方即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也祭山林邱陵于壇川谷于坎每方各爲坎爲壇一壇壇以祭山林邱陵坎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

方氏慤曰四方者四方萬物之神也方有四而位則有八若乾位西方艮位東方坎位正北震位正東皆陽也坤位西南巽位東南離位正南兌位正西皆陰也故有坎有壇而合以四焉

周氏諝曰四坎壇祭四方豈蜡之祭四方百物之神若先嗇之類則祭于壇若水庸之類則祭于坎歟

蕙田案鄭以爲山林川谷邱陵之神是以四方即山川然據曲禮歲徧及周禮大宗伯貍沈疈辜舞師兵舞羽舞則四方與山川異祭難于合一方氏泛指萬物之神無所依據周

氏移鄭氏禡辜祭四方之解以解祭法恐亦未是

右四方坎壇

曲禮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中）

祝融后土在南蔣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來方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疏此經直言祭四方知非祭五天帝也案宗伯云禡辜祭四方百物者以此文矣故知非天帝也案宗伯云禡辜祭四方百物知此方祀非四方百物者以此文在山川五祀之上與大宗伯血祭社稷五祀五岳之上此四方亦在山川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云祝融后土在南者鄭意以為黎兼為后土土位在南方故知祝融后土在南引詩云來方禋祀者是小雅大田之詩以刺幽王之無道追論成王之太平時和年豐至秋報祭始來四方之神禋潔祭祀引之者證四方之義也諸侯方祀者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

楊氏復曰四方注疏此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條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舜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大宗伯一條謂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方五行之神大司馬一條謂祭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為近蓋四方即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山川之祀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有四時各望祭于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于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即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守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又各有東西南北亦不遍四時而望祭于其方也望祭之方則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為四也大宗伯以禡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耶案以血祭祭五岳以禡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帗舞疏云百神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蕙田案鄭氏數解以此曲禮注為是楊氏亦主四望之說然五岳用血祭四方用禡辜詎可合而一之與

方氏慈曰天子言祭四方則知諸侯之方祀為一方

呂氏大臨曰天子四時各祭其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皆不得祭故曰方祀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禡辜祭四方（注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元謂禡）

禡牲胸也禡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疏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于義未可故後鄭不從罷從經禡為正其云披磔牲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況禡辜為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云禡禡牲胸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禡磔牲體者皆從胸膺解析之故以胸言之云謂磔禳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禳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禳是磔牲禳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于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于郊而為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

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者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不得與四方

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

王氏昭禹曰蠲者肆而磔之辜者制而磔之四方異體肆而不全故祭以蠲百物異用制而不變故祭以辜亦各以其物宜

蕙田案四方謂各主其方之神詩所謂以社以方者鄭氏磔禳及蜡祭之說非是

詩小雅甫田以社以方（傳方迎四方氣于郊也）（疏言迎四方之神于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帝之神于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于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勾芒食于木該為蓐收食于金修及熙為元冥食于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也知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知此社與四方皆為秋祭報功者以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瘠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為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

朱子集傳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

周禮所謂羅弊致禽以祀祊是也

何氏世本古義曰方謂四方之神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于四郊也勾芒在東后土祝融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是也實

在北疏云諸侯不得總祭四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愚案詩每以方社對舉以后土乃中央之神既立為社自不當在五祀之列故禮止言四方注增謂五方而疏又增置后土于南皆臆說也然四方之解又自不一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酇說謂禷禳及蜡祭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舊以為四望又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則與四方之祭用羽舞異可知四鼓人職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鼖鼓四金之類也大司樂祀四望在天神地示之下山川方與百物不同必非禷禳蜡祭之類也大司樂祀四望在天神地示之下山川之上而鬯人掌供秬鬯凡山川亦斷非祭日月星海之四望也參互衆說唯以祭勾別是一祭既不同于山川亦斷非祭日月星海之四望也參互衆說唯以祭勾芒等神為允此祭社方及下文御田祖皆孟夏雩祭祈雨之禮詳已見小引下又証于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明前此冬春既行祈年之禮及已月又行雩祭方社之禮而卒過時不雨故閔之也舊說皆以此為秋報誤矣

蕙田案何氏之說當是

右四方正祭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注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疏謂獵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也四方四方有功于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為主也春時土方菟生獵則祭社為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為主也秋時萬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于物有功之神于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于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獵亦何以知然案鄭注秋獮祀方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于郊也

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案于經注更相引証如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別牲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也

方氏慤曰祭禽則以報成功于百神且示非專為一人之奉也是月也豺猶祭獸戮禽則田獵而祭四方固亦宜矣

周禮夏官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

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用罔羅羅止田畢入國過郊之神位乃致禽以祀四方之神又曰云祊當為方聲之誤也者以祊乃是廟門之外內惟因祭宗廟及明日繹祭乃為祊祭今既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誤也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者以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報祭之云詩曰以社以方者詩大雅引之証方是四方之神也

詩大雅雲漢祈年孔夯方社不莫

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祭社與四方即以社以方是也

世本古義曰方社指雩祭四方之神及后土言詳見倚彼甫田篇前此冬春既行祈年之禮及已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復行雩祭請雨之禮謹其時不為晚矣又案秋報亦祭方春祈秋報皆祭社解者或誤以此句兼祈報言又或謂專指秋報言皆于詩意未合詩為閔此時不雨而言何遠及前歲報賽之事乎

小雅大田來方禋祀

此以田事為主成王出觀民事因即祭祀故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對出觀為文也此出觀之祭則祭當在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禮成而祈後年也

朱子集傳精意以享謂之禋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

周禮春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明明謂厭疫也謂竟歲逐疫置四方書亦或為明元謂舍讀謂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時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者云欲舍萌為厭疫案下文自有厭疫于此以舍萌為之其義不同故後鄭不從元謂舍萌猶釋菜也者案王制有釋菜奠贄之事故從之云萌菜始生也者案樂記區萌達鄭注云區生曰區芒而直出曰萌故知萌菜始生者云欲以新善去故惡者舊歲將盡新年方至故于此時贈去惡夢

鄭氏鍔曰舍萌謂取菜之始萌者而祭也夢者禍福之萌用菜萌以祭示去其萌芽之義

禮記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

有祭也

右因事祭四方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疏言作六器者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為五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禮謂始告神時薦于神坐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

云先奏是祭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祼同節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縢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死之說為三壇同墠又為壇于南方周公于前立焉告太王王季文王故植璧于三王之坐手秉桓圭引之者証植璧于神坐之側事也以青圭

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

(注)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元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疏)云禮東方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彼止為告朔于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于明堂告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至秋總享五帝于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坐星文耀鈎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圭銳已下是象其類也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行云圭劒上左右各半寸是圭銳也云半圭曰璋者案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地是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公羊傳亦云寶者何璋判白亦半圭曰璋云象夏物半死者夏時莽麥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者謂以玉為琥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璧曰璜者逸禮記文似半圭曰璋半見者列宿為天文草木為地文冬時草木枯落唯天上列宿仍在故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玉所用則上璧下琮案覲禮祀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與此同唯上圭下璧與此違者鄭彼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彼上下之神是日月故陳玉與此不同也此經神不見中央含樞紐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亦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鄭注云黃帝亦于南郊是也

易氏祓曰圭銳而首出其色以青象帝出乎震而物色東方之義也璋明也其色以赤象物之相見乎離南方之義也琥威也其色以白象秋之肅物西方之義也璜者用藏也其色以元象乎物之蹏藏北方之義也

詩小雅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箋云)以潔齊豐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大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

福傳騂牛也黑羊豕也

(箋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疏毛以諸言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注騂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太牢故以黑為羊豕通牛為三牲也且上章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為太牢牢中色而色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箋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地官牧人文也彼注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騂黑為三牲鄭以騂黑為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為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為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舉二方以韻句耳故周禮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為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

在血祭之中則用大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為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朱子集傳〕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

此言辟黑寒南北以見其餘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疏〕言皆則上六玉所禮者皆有牲與幣也言各放其器之色則上若璧等六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器之色又曰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享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春官嗇人掌共秬嗇而飾之凡四方用屬凡饋事用散

〔注〕故書屬或為謨牲子春云謨當為屬書亦或為屬屬水中屬也鄭司農云修謨概散皆器名元謂修屬概散皆漆尊也屬畫為屬形蚌曰含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疏〕司農云修謨概散皆漆尊也屬畫為屬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含漿尊之象者蚌外別有飾故知皆尊也云屬畫為屬形者先鄭從古云謨後鄭亦不從之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為蜃而尊名也云無飾曰散者以稱散凡物無飾曰散直有漆明概散屬之等漆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云饋事者即大宗伯云饋享祭四方百物者也

王氏昭禹曰饋享以祭四方百物言饋則享可知

鄭氏鍔曰祭四方百物則饋礿牲體其尊用散取其散在四方各以羣分之意上文所謂四方山川者五岳四瀆下文所謂埋則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四望之下又有兆山林川澤邱陵之文則知山林川澤與四方不同

地官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注〕羽析白羽為之形如皈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

〔疏〕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但畢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酬祭祀之舞亦不得用畢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舞人舞又曰但羽皈舞用白羽皈舞用五色繒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皈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連百物則四望不止四方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

王氏昭禹曰四方為國異蔽故以羽舞之羽有翼蔽也

黃氏度曰山川之在四郊者蜡則其民得祭之四方鄭康成以為四望四望非州黨所得祭記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詩曰以社以方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王則通祭之王制山川社稷四方則國子舞此州黨之祭故使舞徒舞謂之野舞野舞舞師教之舞師所以列于鄉官者以此

右祭四方禮物樂舞

尚書大傳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于北方〔注〕禮致齋日同禮見祀前期一日宗伯卜日是為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齋即祀者欲得容祀也蓋八日為致齊明九日朝而初祀者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敬

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器粢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祀天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其祀禮曰格祀篇名也今亡也曰某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藩藩國謂諸侯相助祭之禮也其祀也注大祝告神以君海過之辭也周禮大祝掌六祀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也曰若今神靈洪祀六沴是合注神靈謂水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拒水精汁光紀及木帝大皞火帝炎帝土帝黄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北官幻弢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皆是也六者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猶為也六沴是神靈所為也無差無傾無有不正注言神靈正直無邪所謂皆是也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注言民廣及天下有道者也事六事也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道神靈亦合推內於六沴天子以天下為任者也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注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機天文也天文運轉以縣見六事之變異示我我謂天子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注我與民人無敢不敬長六事上下君祀之所縣示變異者言皆悔過也上君祀靈威仰下君祀大皞之屬也

右六沴祀四方

四類

蕙田案四類之兆見于周禮小宗伯與五帝四望並言則非小祀但不知所祀何神疏解家亦不同今姑存其說以備參考

周禮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亦如之鄭注兆為壇之營域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賈疏先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彼雖無三王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三王可知後鄭不從者以其兆五帝已下皆據外神太昊勾芒等配祭而已今輒特祭人帝于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易之也

蕙田案以上先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為四類之說

鄭康成曰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　賈疏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爲位以祭之故知是日月之等知兆日于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于東故覲禮亦云拜日于東郊玉藻又云朝日于東門之外也又知兆月于西郊者月生于西知風師亦于西郊者以其五行金爲暘土爲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風亦于西郊也云兆司中司命于南郊者以其南方威陽之大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司中司命在南郊也云兆雨師于北郊者以其雨是水宜在水位故知雨師在北郊也

鄭氏鍔曰先儒以四類爲日月星辰攷之書云類于上帝惟天神則類而祭之以其神非一故也日出于東月始乎西其類宜于東西司中司命陽也其類宜于南雨師水也其類宜于北先儒以風師亦在西郊恐不然也五行箕星好風箕東方之宿也西則違其方位豈理哉

蔡氏德晉曰四望之兆本有定方其四類之兆則日出于東故兆于東郊月生于西故兆于西郊其北斗五星二十八宿北辰十二辰則歲星及析木大火壽星三辰東方蒼龍七宿兆于東郊熒惑鎮星及鶉尾鶉火鶉首三辰南方朱鳥七宿兆于南郊太白及實沈大梁降婁三辰西方白虎七宿兆于西郊北辰北斗星及娵訾元枵星紀三辰北方元武七宿兆于北郊也

蕙田案以上後鄭日月星辰爲四類之說

華氏鳴翁曰四類即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者

蕙田案以上華氏四方百物爲四類之說

蔡氏德晉曰小宗伯四郊之兆有四類者何也類如倫類之類易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有若曰聖人之于民亦類也故物與物爲類人與人爲類四類者四郊各爲一壇以祀一方之人鬼物魁也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此專以人鬼言也華鳴翁云四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者此專以物魁言也合考之而四類之義明矣類祭之神有四一曰報祀古昔君臣聖賢有功德于民者所謂盛德必百世祀也二曰厲祀古昔王侯之無後者祭法王祀泰厲諸侯祀公厲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是也三曰酺祭族師春秋祭酺康成注酺者民物災害之神若人鬼之步蜂螟之步也四曰蜡祭郊特牲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天子大蜡八主先嗇而祭司嗇享農及郵表畷祭坊與水庸迎貓迎虎是也四類之壇準四望壇之例去王城十里當季辰之位辰戌丑未是也垣之外垣方九十步內爲方壝壝之內相並爲方壇四皆一成廣五步崇四尺四階階二等壇上無木主祭時以帛爲位而書神之名號祭畢則焚之也鄭康成以四類爲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則不宜在四望之下蓋兆五帝則天神也四望則地示也四類則人鬼物魁也此皆壇兆之在四郊者也上文左宗廟右社稷此廟壇在國中王宮之內者

下文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則壇兆之在四方者以自近而遠爲序也

蕙田案以上蔡氏報祀禰祀酺祭蜡祭爲四類之說

右四類兆

高禖

蕙田案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以太牢祀高禖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子必得天材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天子親往注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是高辛已前舊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以爲禖神是高辛氏以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也元鳥降而生商說者以爲稷母履大人迹而有身非也然則高禖之禮上古有之秦漢以後無常祀每因皇嗣艱難則立高禖以祈嗣焉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注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是高辛已前舊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以爲禖神之也疏案蔡邕以爲禖神是高辛氏及元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祈于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高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是高辛氏以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也

蕙田案註疏不同疏爲較長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注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云也天子所御謂令有娠者于祠太祝酌酒飲于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疏祭高禖既畢祝官乃禮接天子所御幸有娠之人謂酌酒以飲之飲酒既畢乃屬帶此所御之人以弓韣又授之以弓矢于高禖之前而拜亦也禮此所御之人于禖神之前禖在壇上御者在下故云禖下以祭神必降福故云其子必得天材

方氏慤曰后妃與關雎所稱同義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矣以周官內宰考之故知其如此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亦見曲禮琴瑟不御解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懸弧者以此韣則弓衣也帶以弓韣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詩商頌元鳥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帝帝嚳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疏毛以為契母簡狄于春分元鳥至日祈于高禖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釋鳥云燕燕鳦也色元故又名為元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皆有天下云有娀氏女簡狄則契為高辛之妃而云元鳥至生商則是以元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為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簡狄祈郊禖而生契也元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為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元鳥使下生商也元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燕勝降于桑注云是時指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

（朱子集傳元鳥鳦也春分元鳥降而生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歐陽氏修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為怪宜其有之而鄭聞吞鳦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泰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巿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讖緯諸書故于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

嚴氏粲曰契母簡狄于春分之日祈于高禖而生契故推本言之

（何氏楷世本古義曰元鳥生商其語近奇而事甚無怪毛氏之說正矣乃詩緯含神霧則云契母有娀浴于元邱之水睇元鳥卵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中候契握則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禮緯則云契姓子氏以其母吞鳦子而生紛紛語怪遞相祖述總不外吞卵一說而甚且以契為無父娀非嚳妃如劉向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啣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王嘉拾遺記曰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于桑野見黑鳥遺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綃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譙周則謂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羅泌闕之云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閎人既上推后稷為嚳子矣何所疑耶昔有娀氏有二女長曰柬逖次曰建疵柬逖為嚳次妃是為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嚳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曰高辛之靈臧今遭乙鳥而致貽夫古書之存者其言簡翟未嘗不及于嚳也若司馬遷王逸亦既以簡狄為嚳妃矣而一則曰三人行浴因吞嚳卵一則曰侍帝嚳臺上嘉嚳卵而吞之總無以異于讖緯之說乃呂氏春秋更有異為詡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譆隘二女愛而爭持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善乎蘇洵之言曰史載簡狄吞卵生契為商始祖神之卵哉燕嚳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歐陽修可怪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于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安用此微禽之卵哉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亦云東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益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

奇說也至帝嚳無所稱故獨無說又蔡邕月令章句曰元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目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元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其說獨與毛傳合當漢之世而有能持正論如兩人者正不多得若褚先生謂詩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褚雖疑無父之說之非而未免惑于神怪感通之事未足稱達識也雖然以朱子之素持正論而猶以吞卵爲可信況其他哉契爲生商商開基之祖故謂生契爲生商

蔥田案元鳥生商之說毛以爲祀高禖鄭以爲吞乙卵兼用之歐陽以爲義當從毛朱子兼用之歐陽以爲義當從毛孔說正是也

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禖天子親往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履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于是遂有身疏禋祀郊禖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為神歆享既享其祭則愛而佑之于是為天神所美大為福祿所依止即得懷娠則震動而有身經言禋祀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禖焉吉此祀禋郊禖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惟禖為然故知禋祀是祀禖也自元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惟彼郊作高耳于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嘉祥也使大祝酌酒飲之于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韣衣授以弓矢使執之于郊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鄭于月令之注其意則然惟高禖異耳故鄭注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祀名高猶尊也禖猶媒也言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于此及元鳥傳皆依作郊禖則讀高為郊下傳云從于帝而見于天則此祭為祭天不祭人先也于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為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禖之神異于常郊故也鄭于此箋亦云禋祀上帝于郊禖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禖之祀矣而月令注以為簡狄後王以為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此問焦喬容云先契之時以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禋祀乃于上帝也娀簡吞卵有子之後後王以為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毛傳亦云郊禖者以古自有于郊克禋之義及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為社此是鄭冲弟子為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于郊亦以先禖配之謂之郊禖至高辛之世以有吞卵之事以為禖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禖配此祭故改之而為高禖故此箋從傳為郊祀禮解其高義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禖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于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為說可得合詩禮二注耳然禮注為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為堯臣耳

朱子集傳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姜嫄有郃氏女名嫄為高辛

郊禖蓋祭天于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元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履跡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風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

蕙田案集傳云祀天于郊而以先媒配據祀高禖在仲春之月冬至圜丘孟春祈穀皆是郊天不聞仲春之月又有郊天一祭恐不必如此說

羅氏泌路史皇禖之神女媧是享末世已失其源謂為娀簡之所託者疏矣昔者駘姜從醫郊禖則郊媒之禮古先之世有之矣娀駘同列豈得為娀簡哉而五經異義乃以為簡狄吞乙卵而生子後王以為禖官嘉祥從而祠之故王權為問謂譙注以言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禋祀以祓無子而姜嫄禋祀上帝以生契則郊禖非立于生契之後鄭志焦喬答云先商之時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以元鳥至之日祠之彼其所禋乃于上帝至娀簡不亂之後後王乃復祠之以配帝若昔先媒則廢之矣斯說為覈然乃不知其為女皇至商而祀簡狄迫周而祭姜嫄時各推其本而配之亦猶后稷之神古祠帝杜逮周而易以棄事資沿革隨世而有變易此蔡邕所以謂禖神高辛以前之所舊有不由于高辛也束晳云皐禖者人之先也盧杜乃云元鳥至時陰陽中而萬物生于是以三牲請于高媒之神因其明顯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而古有禖氏之官因以為之神斯得之矣秦廢典祀及漢武晚無子于是始立禖祠城南下洵北齊發以太昊配之青帝壇之南郊旁隋唐因之及皇朝景祐四年乃以春分之日壇于南郊祠青帝而配以伏羲與嚳猶不及女媧云

嚴氏粲曰姜嫄為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能精意以享能備禮以祀祈于高禖之神以祓除其無子之疾天帝本無迹今其求格若有步武之迹姜嫄奉祀周旋若隨天帝之步武即有所感也履帝武言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動之速大意言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如鄭氏說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也于是神介助之依止之則震動而有身則風旱而不遲則生產之則長育之是為后稷也閟宮言彌月不遲謂滿十月即生是早也

何氏楷世本古義曰堯既嗣嚳為帝則為嚳後者當屬堯之子孫稷不得為嚳後此周人所以特立姜嫄之廟而詠歌亦止及嫄彼有為爾也然祭法言周人禘嚳而郊稷者所謂禘者乃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也則周人亦何嘗不祀嚳乎又嫄若非嚳妃則何得行郊禖之禮此理甚明無容曲說黃子道周云高禖或曰高辛氏或曰有儀氏鄭氏曰禮于高禖之下其子必得天材蓋古云然也又蔡邕東皙皆云高禖人之先也陳際泰云祓祓除之義所以禱于郊以祓除不祥故用弓矢後世射弧星即其遺也殷大白云敏即膚敏之敏訓之歆謂祭而神享之也文獻通考載宋高宗十六年禮部言竊詳生民之詩歆歆即歆居之歆孔氏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足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言履帝武敏歆先儒以敏以拇謂姜嫄履巨迹之拇以歆郊禖之神是生后稷以為從帝嚳祀禖神之應其說頗附會元鳥生契之意如詩言繩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皆繼踵相因循之意帝嚳引禖祀之禮姜嫄踵而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所歆居然生子以見視履考祥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注怪詭機祥併為一談至北齊妃嬪參享黷而不蠲去禮逾遠歷世非之

蕙田案履帝武敏歆其說難解嚴氏何氏之

說頗爲近理何氏似較長也

魯頌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傳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

（疏盖仲子云是謂禖宮盖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曰禖宮）

朱子集傳閟深閉也宮廟也時盖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爲頌禱之詞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爲帝嚳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卵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于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

路史女皇氏女媧太昊氏之女弟出于承匡生而神靈七景七龔少佐太昊禱于神祇而爲女媧正姓氏職婚姻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治百有三十載而落以其載媒是以後世有國是祀爲高禖之神因典祠焉

五經通義王者祭天地仲春后妃郊禖亦祭天地也

五經異義鄭元曰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注曰高辛氏之世娀簡狄吞燕子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其祀焉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爲古者必以郊禖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郊禖之祀非以生契之後立也焦喬答曰先商之時自必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盖亦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所禋乃于上帝娀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以爲禖

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

月令廣義祀高禖以請子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命之官也

蕙田案注疏言祀天而以高禖配後世遂有壇祀于南郊者非也南郊乃祭昊天上帝之所豈可雜以他神且因祀高禖而及上帝尤爲倒置考晉以後俱祀青帝庶或近之

右經傳祀高禖

隋書禮儀志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祀于城南祀以特牲因有其祀

漢書戾太子傳初上年二十九始得太子甚喜爲立禖祀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祝

東方朔傳朔之文詞有皇太子生禖賦

枚乘傳乘孽子皐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

通典晉博士束晳云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以爲主而祀之以太牢也

蕙田案武帝元朔元年皇太子生爲立禖師古曰求子之神也令皐作祭祀之文見戾太子傳及枚皐傳高禖之見于漢書者止此

後漢書禮儀志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通典魏禖壇有石青龍中造許慎云山陽人以石爲主

隋書禮儀志禮仲春以元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于高禖

晉惠帝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中破爲二詔問石毀今
應復不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
已毀破可無改造更下西府博議而東晳議以石在壇
上蓋主道也祭器敝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
遂廢此議不用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造立此石
詔更鐫石令如舊置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

晉東晳高禖壇石議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破爲二
段詔書問置此石幾時出何經典今應復否博士議
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無可
改造說高辛氏有簡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
象蓋俗說所爲而史籍無記可但收聚復于舊處而
已太常以爲吞卵之言蓋是逸俗之失義因令毀破
便宜廢除下四府博士議賊曹屬東晳議後得高堂
隆故事詔更置石如舊夫未詳其置之故而欲必其
可除之理不可然案郊祀志秦漢不祀郊禖漢武帝
五子傳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禖其事未之能審許
慎五經異說云山陽民祭皆以石爲主然則石之爲
主繇來尚矣祭禮龜策祭器敝則埋之而改置新石
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破石積之故處
于禮無依于事不肅愚所未安也

〔通志〕宋元嘉中得晉郊禖之石或曰百姓祀其傍或
謂之落星也

隋書禮儀志梁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
覆之宋元嘉中修廟所得陸澄以爲孝武時郊禖之石
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

後齊高禖爲壇于南郊傍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

三壝每歲春分元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于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壯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禖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服袞冕乘玉輅皇后服褕翟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便坐夫人終獻上嬪獻于媒神訖帝及后並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官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

蕙田案齊以前祀高禖之禮不詳至是乃祀青帝似爲得之

北史劉芳傳芳轉太常卿上疏曰禮儀志云高禖祀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日祀高禖于南郊壇牲用太牢一隋制亦以元鳥至之日祀用郊壇不已甚乎

通典唐月令亦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

宋史禮志唐明皇因舊月令特存其事開元定禮已後不著

仁宗本紀景祐四年二月乙丑置赤帝像于宮中祈嗣

禮志初仁宗未有嗣景祐四年二月以殿中侍御史張奎言詔有司詳定禮官以爲月令雖可據然周官闕其文漢志郊祀不及禖祠獨枚皐傳言皇子禖祀而已後漢至江左概見其事而儀典委曲不可周知惟高齊禖祀最顯妃嬪參享黷而不瀆恐不足爲後世法唐明皇因舊月令特存其事開元定禮已後不著朝廷必欲行之當築壇于南郊春分之日祀青帝本詩克禋以祓之義配以伏羲帝嚳以禖神從祀報吉爲禖之先石爲主

依東漢晉隋之舊牲用太牢樂以升歌儀視先蠶有司攝以乘輿所御弓矢弓韣致禖神前祀已與胙酒進內以禮所御使齋戒受之每歲孟春有司申請以俟上旨命曰特祀即用其年春分遣官致祭壇高九尺周廣二丈六尺四出陛陛廣五尺設三壝壝別二十五步青石主長三尺八寸用木生成之數形準廟社主植壇上稍北露首三寸玉幣青色牲用牛羊豕各一如盧植說樂章祀儀準青帝鎛器神座如勾芒唯有司攝事受福不飲爲異祀前一日內侍請皇后宿齋別寢宮嬪從齋庭量地設香案褥位各二重行南向以望禖壇又設褥位香案北重行皇后服褕衣褥位以緋宮嬪服宮中朝賀之服褥位以紫祀日有司以福酒胙肉弓矢弓韣授內臣奉至齋所置弓矢弓韣于箱在香案東福酒于坫胙內于俎在香案西內臣引宮嬪詣褥位東上南向立又詣皇后幄次跪請皇后行禮導至褥位南向立請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導皇后詣香案褥位上香帶弓韣受弓矢轉授內臣置于箱又請再拜內臣進胙皇后受訖轉授內臣次進福酒內侍曰請飲福內臣又奉請再拜乃解弓韣內臣跪受置于箱導皇后歸東向褥位又引宮嬪最高一人詣香案上香帶弓韣受弓矢轉授左右置于箱請再拜左右授福酒請飲福再拜解弓韣還位又引以次宮嬪悉如上儀俟俱復內侍奉請皇后詣南向褥位皆再拜內侍跪奏禮畢導皇后歸幄次宮嬪並退是歲宮中又置赤帝像以祈皇嗣

〔李絢傳〕仁宗未有繼嗣絢因奉祀高禖還奏賦大指言王者遠嬖寵近柔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嘉

納

仁宗本紀寶元二年八月甲戌皇子生辛巳命輔臣報祠高禖

禮志寶元二年皇子生遣參知政事王鬷以太牢報祀

準春分儀惟不設弓矢弓韣著爲常祀遣兩制官攝事

玉海仁宗寶元二年八月皇子生先是見赤蛇出于殿墀神光照庭至是遣報祀高禖

宋史仁宗本紀慶歷元年春正月壬申詔歲以春分祀高禖

禮志慶歷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皇帝嗣續未廣不設弓矢弓韣非是詔仍如景祐之制

玉海皇祐三年九月四日詔禖壇徙爽塏之地

皇祐四年六月十四日禖壇徙郊壇東南奉先寺同知禮院張師中言其卑陋保章正皇甫定等請徙于圜丘之東鎮安軍文學鄭孝先謂宜在東方長男之位命禮官詳定

嘉祐二年五月甲申徙禖壇于南郊壇東

宋史禮志神宗熙寧二年皇子生以太牢報祀高禖惟不設弓矢弓韣既又從禮官言案祀儀青帝壇廣四丈高八尺今祀高禖既以青帝爲主其壇高廣請如青帝之制又祀天以高禖配今郊禖壇祀青帝于南郊以伏羲高辛配復于壇下設高禖位殊爲爽誤請準古郊禖改祀上帝以高禖配改伏羲高辛位爲高禖而徹壇下位詔高禖典禮仍舊壇制如所宜改犢爲角握牛高禖祝版與配位並進書焉又言伏羲高辛配祝文並云作主配神神無二主伏羲既爲主其高辛祝文請改云配

食于神

玉海熙寧五年閏七月己酉判太常章衡請遵故事祀禖飲福受胙以應求男之祥上曰帝王子孫自有天命

宋史樂志熙寧以後祀高禖六首

降神高安 大變 容臺講禮禖宮立祠司分屆後帶韣

陳儀嘉祥萃止靈馭來思皇支蕃衍永固邦基

升降正安 郊禖之應肇自生商誕膺寶命濬發其祥天材蕃衍德稱君王本支萬世與天無疆

奠玉幣嘉安 昔帝高辛先禖肇祀爰揆仲陽式祈嘉祉陳之犧牲授以弓矢敷祐皇宗施于孫子

酌獻祐安 昭薦精忠靈承瑞命青帝顧懷神禖儲慶祚以蕃昌協于熙盛鍠斯衆多流于雅詠

亞終獻文安 赫赫高禖萬世所祀其德不回錫茲福祉蕃衍椒聊和平茅茨傳類降康世濟其美

送神理安 禮莫褻享祭儀竣事丕擁靈休蕃衍皇嗣

文獻通考元豐四年天章閣待制羅拯言高禖壇在南郊制不甚廣上設神位三皆容列祭器執事之人殆不容足祀官莫獻或側身拜于褥位乞令修展以叶禮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官言高禖壇高八尺廣二十六尺上以青帝爲主伏羲高辛配侑高禖設位壇下壇上神位三陳設祭器樂架實爲狹隘酌奠拜跪及執事進退不可觀禮案祀儀青帝壇廣四丈高八尺今祀高禖既以青帝爲主其壇高廣宜如青帝之制從之尚書禮部言先農正座帝神農氏祝文云以后稷配神作主侑神謹案春秋公羊傳曰郊則曷爲

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曰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然則古者作主配神之意本施于祖宗其間有雖非祖宗而祝辭可以言作主配神者如五人帝之于五帝是推人道以接天神勾龍之于社后稷之于稷是推人道以接土穀之祇其祝辭俱云作主可也若並爲外祭而正配座又皆人鬼則以正座爲主其配座但合食從祭而已伏請于神農祝文云以后稷配于后稷云配食于神高祺以伏羲高辛配祝文並云作主配神神無二主伏羲既爲主其高辛祝文改云配食于神從之

宋史禮志元祐三年太常寺言祀儀高祺壇上正位設青帝席配位設伏羲高辛氏席壇下東南設高祺從祀席正配位各六俎實以羊豕腥熟高祺位四俎實以牛腥熟祀日兵部工部郎中奉羊豕俎升壇諸正配位高祺位俎則執事人奉焉竊以青帝爲所祀之主而牲用羊豕祺神因其嘉祥從祀而牲反用牛又牛俎執事者陳之而羊豕俎皆奉以郎官輕重失當請以二牲通行解割正配從祀位並用皆以六曹郎官奉俎今羊俎以兵部豕俎以工部牛俎請以戶部郎官

文獻通考徽宗政和二年詔春分祀高祺青帝以帝伏羲氏高辛氏配簡狄姜嫄從祀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三年四月庚戌班五禮新儀

禮志政和新儀春分祀高祺以簡狄姜嫄從配皇帝親祀並如祈穀祀上帝儀惟配位作承安之樂而增簡狄姜嫄位牛羊豕各一

高宗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言自車駕南巡雖多故之餘禮文難備至于祓無子祝多男所以係萬方之心蓋不可闕

文獻通考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言祀典每歲春分日祀高祺青帝正位配以伏羲高辛從以簡狄姜嫄弓矢弓韣内出備器禮畢收徹三從祀神位前禮料入禁中行禮乞自來歲之春復行高祺之祀從之

玉海紹興二年二月禮官上春分行禮飲福受胙儀注

三年正月博士趙霈請宸翰製祝辭以代親祠

十二年十二月博士劉嶸請講求祺壇方位制度禮官請建于行宮東南巽地城外

十二年十二月博士劉嶸請講求祺壇方位制度禮官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六年八月辛丑築高祺壇

文獻通考紹興十六年監察御史王鎡言祺祀之壇卑陋弗稱有司致齋于社亭之上行事于民居之後遇雨望祭徒至江館去壇既遠事涉瀆慢未足以彰禋潔祀爲帝王求嗣之禮乞申命攸司攷昔制度一新壇宇仍命大臣取生民姜嫄從于帝而見于天之義月令以太牢祀于高祺天子親往之文詳加定議乞法駕臨祀必獲聖嗣詵詵之福詔禮部考詳先時禮部太常寺檢會

國朝禮例高祺壇在國之東南依儀合差三獻官監察御史等各前十日受誓戒又排設登歌之樂内行事官就南郊齋宮宿齋牲用牛羊豕每位籩豆各一十二昨緣車駕駐蹕臨安府權于錢湖門外惠照院齋宮設位行禮牲用羊豕每位籩豆各六差獻官一員行禮不受誓戒亦不設登歌之樂今來劉嶸所請欲令臨安府于行宮東南城外踏逐隨宜修建及踏逐近便寺觀權充

行事官齋舍所有設登歌樂差行事官受誓戒并合用牲牢禮料邊豆之數並依見今大祀禮例差官排辦從之又禮部言竊詳生民之詩言履帝武敏歆先儒以敏為拇謂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祺之神是生后稷以為從帝嚳祀祺神之應其說頗附會元鳥生契之意如詩言緜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皆繼踵相因循之意履帝武敏歆猶言帝嚳行祺祀之禮姜嫄踵而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所歆居然生子以見履考祥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註怪詭機祥併為一談至北齊妃嬪參饗黷而不蠲去禮逾遠歷世非之惟禮記通典載大唐月令具言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祺天子親往而政和新禮亦有皇帝親享高祺之儀緣祖宗以來未嘗舉行親祠惟兩制官并有司執事今欲乞比祖宗故事增重祀典依每歲元日祈穀于上帝禮例命執政官攝事前期申取指揮施行又檢國朝會要每歲春分遣官致祭牲用牛羊豕各一弓矢弓韣以乘輿所御者權降付外有司奉祠訖以福胙弓矢弓韣授內侍以進皇后宮嬪就宮中受胙飲福今欲遇祠高祺及徹禮饌進內依景祐儀制行飲福受胙之禮所有牲牢亦依祖宗故事用牛羊豕務從豐備以盡祈天錫羨之誠從之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七年二月乙巳親祀高祺

禮志紹興十七年車駕親祀高祺如政和之儀

文獻通考紹興十七年禮部太常寺言案禮經仲春天子親祀高祺徽宗皇帝修成親祠之制具載新儀未經舉行望皇帝親祠以祈多男之祥副天下之望從之二

月上親祀高祺以普安郡王爲亞獻恩平郡王爲終獻

玉海紹興十七年二月三日上親祀儀注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詣壇大次降輦入次服衮冕執大圭奏儀安嘉安景安之樂帝臨降康之舞甲辰以太師檜爲親祀使乙巳上親祀青帝于東郊以伏羲高辛配普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終獻祀姜嫄于壇下牡用太牢玉用青幣放其玉之色樂舞如南郊之制禮畢御端誠殿受賀樂曲十四降神用高安升壇用正安奠玉幣用嘉安捧俎用豐安青帝酌獻用祐安亞終獻用文安送神用理安 上祀高祺禮畢十七日有司奏築壇之所有瑞氣之應修壇之日有六鶴之祥

文獻通考宋高宗駐蹕臨安府權于望湖門外惠照院齋宮設位行禮

玉海紹興二十三年三月己未校書郎董德元請高祺

與青帝分爲二壇禮官請如舊制

宋史樂志紹興祀高祺十首

降神高安圜鍾爲宮　聿分春氣施生在時祺宮肇啟精意以祠禮儀告備神其格思厥靈有赫錫我繁釐

黃鍾爲角　眷此尊祀實惟仲春青圭東帛克祀克禋庶蒙嘉惠嗣續詵詵神之降鑒雲車來臻

太簇爲徵　猗歟祺宮祀典所貴粤自艱難禮或弗備以迄于今始建壇壝願戒雲車歆此誠意

姑洗爲羽　春氣肇分萬類滋榮惟此祀事皆象發生求神以類式昭至誠庶幾來格子孫繩繩

升壇正安　有奕祺宮在國之南壇壝既設威儀孔嚴登祀濟濟神今顧瞻佑我皇祚宜百斯男

黃玉幣嘉安　青律載陽有勗頡頏祈我繁祉立子生商三牲既薦玉帛是將克禋克祀有嘉其祥

奉俎豐安　祇祓禖壇潔蠲羊豕博碩肥腶爰具牲醴執事駿奔肅將俎几神其顧歆永錫多子

青帝位酌獻祐安（伏羲高辛酌獻並同）　瑞氣至止祀事孔時酌以清酒祼獻載祇神具醉止介我蕃禧乃占吉夢維熊維羆

亞終獻文安　中春涓吉歲事禖祠禮備樂作籩豆孔時貳觴畢舉薦獻無違庶幾神惠祥啟熊羆

送神理安　嘉薦令芳有嚴禋祀神來燕娭永既醉止風馭言還粟然歆起以祓以除錫我蕃祉

金史章宗本紀　明昌六年二月己未始祭高禖

禮志　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書省臣奏行高禖之祀乃築壇于景風門外東南端當闕之卯辰地與圜丘東西相望壇如北郊之制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媧氏凡三位壇上南向西上姜嫄簡狄位于壇之第二層東向北上前一日未明三刻布神位省牲器陳御弓矢弓韣于上下神位之右其齋戒奠玉幣進熟皆如大祀儀青帝幣玉皆用青餘皆無玉每位牲用羊一豕一有司攝三獻司徒行事禮畢進胙倍于他祀之肉進胙官佩弓矢弓韣以進上命后妃嬪御皆執弓矢東向而射以次飲福享胙

章宗本紀　承安元年二月甲子命有司祠高禖如新儀二年五月皇子生六月乙巳命禮部尚書張暐報祀高禖

明史禮志　嘉靖九年青州儒生李時颺請祠高禖以祈

聖嗣禮官覆以聞帝曰高禖雖古禮今實難行遂寢其議已而定祀高禖禮

春明夢餘錄高禖臺明初無此祀世宗嘉靖中始設木臺于皇城東永安門壯震方壇上皇天上帝南向駜犢花璧奉獻皇帝配西向牛一羊一豕一高禖在壇下西向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九奏陳八佾皇帝位壇下北向后妃嬪位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弧韣如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導后妃嬪至高禖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嬪受而納于弧韣張璁言頃者生員李時颺監生張岑各疏請舉祀郊禖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于郊禖孔子之生亦禱于尼山禱之說古禮有之然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允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

錫福也皇上仁孝誠敬天地神明日鑒在茲況祖考之親者乎臣願當茲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于太廟以祈祖考之祐以慰聖母之心上嘉其請擇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充祈嗣醮壇監禮使

世宗實錄十年十一月復于欽安殿建祈嗣醮以禮部尚書夏言充監禮使侍郎湛若水顧鼎臣充迎嗣導引官啟醮及除壇日帝親詣進香行禮餘遣大臣五人迭代

圖書編高禖設木臺于震方皇城東永安門之北祭品上帝儀同祈穀皇考儀同高禖太羹一和羹二簋簋各二籩豆各六牛一羊一豕一帛用紅上拜位設于壇下北向后妃位七設于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待贊行禮行欽天監擇吉具奏前三日太常卿奏齋戒于宮中

上及皇后以下齋三日執事內外官齋一日前二日太
常寺卿光祿卿奏省牲如儀昊天上帝正位皇考獻皇
帝配位西向高祺設于壇下西向陳弓矰弓矢如妃嬪
之數質明上祭服后禮服妃嬪各服其服上率后以下
乘輅車至壇所降導駕官導上至拜位女官導后以下
各至拜位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上就
位傳贊同后以下帷中就位典儀唱迎神內贊奏陞壇
上陞至上帝前奏跪奏搢圭奏上香司香官捧香跪進
于左上三上香訖奏出圭導至皇考前儀同分獻官詣
高祺神位前上香訖退立于東奏復位奏四拜典儀唱
奠帛內贊奏陞壇上陞至上帝前跪奏搢圭奏奠帛捧
帛官以帛跪進于右上受帛訖導至皇考前儀同奏復
位典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儀同太常卿進立于壇前
東向立唱賜福胙內贊奏詣飲福位奏飲福酒上飲訖
光祿寺卿捧福胙跪于左內贊奏受胙上受訖奏出圭
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奏四拜平身傳贊同典儀唱徹饌
唱送神內贊奏四拜平身傳贊同典儀唱讀祝讀祝官
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燎位典儀唱望燎
內贊奏詣望燎位上詣望燎位畢內贊奏禮畢分獻
太常寺官俱退女官導皇后以下至高祺神位前贊跪
皇后以下皆跪贊受弓矢女官跪詣神位取弓矢以次
授皇后以下受訖納韣贊俯伏興再拜禮畢退執事捧
祺神位帛饌詣燎所焚之上率后以下乘輅還宮

蕙田案世宗定制郊祺改祀昊天上帝因明

無五帝祀也然太褻矣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蓋祖宗

一氣相傳自開闢天地有人類以來至于今日生生
禪續之不已一旦至我身而闕絕焉豈非大變事乎
矧有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將以綿千百世之宗支而
爲億兆生民之主宰尤不可不加之意焉然是事也
雖若人爲而實由乎天是以自古聖王制爲郊禖之
祀以爲祈嗣之禮必順天時感物類精意以禋之備
禮以祀之庶幾高高在上者或有所聞而冀有感格
之祥後世不知出此乃信方士之惑而設素饌投青
詞而求之窈冥茫昧之外而不知吾聖人自有當行
之禮也臣竊以爲古者祀高禖于郊壇郊者祀天之
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涉于其間不無褻瀆況郊在國
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有不便焉者臣請
擇宮中潔淨之地立爲禖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禖配

庶于行禮爲宜

蕙田案古者祭祀之事必備内外之官後世
一切典禮婦人不預雖高禖係后妃應行之
禮往往以爲難行而罷此古今禮數之異也
邱氏之說或亦有可采者歟

右歷代祀高禖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五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參校
李衣徐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五十六

蜡臘

蕙田案周禮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蓋當萬寶告成歲功既畢教民報本反始息老送終小民終歲勤動至此始得醉飽歡樂又因以教之禮讓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於序以正齒位注以爲即鄉飲酒之禮是也周衰禮廢一國之人皆若狂然此飲酒意在勞農休

息故孔子以爲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雖若狂
未足深過月令曰臘先祖五祀左傳曰虞不
臘矣孔疏謂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
各爲一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矣以經傳
考之蜡之祭自先嗇至水庸猫虎臘則止先
祖五祀而已蜡之祭廣故順成之方乃行之
臘之祭專雖年不順成不能廢先祖五祀之
禮此蜡與臘所以不同而舉蜡者仍復舉臘
也自漢改蜡爲臘而蜡禮始不舉矣自蔡邕
合蜡臘爲一而祖臘之說興則并臘之正禮
亦亡矣自魏以後祖臘異名神位多少異數
亥辰寅戌異日頗乖古義並採著之以考其
得失焉

禮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注伊耆氏古天子號也疏明堂云土始諸飲食黃帝土鼓俱禪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爲田事故爲蜡祭以報天也下云主先嗇神農既爲始蜡豈自祭其身以爲先嗇寸皇氏云神農氏伊耆一代總號

陳氏祥道曰禮記曰伊耆氏始爲蜡周禮伊耆氏掌共王之杖咸以老者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于者老著矣故後世以其官爲姓周文以其姓名官先儒謂其始制鼓籥又始爲蜡于是以爲古王者之號然古之制法者隸首造歷大橈作甲子倉頡造書之類豈皆古王者哉果伊耆氏實古王者之號周人固應尊異而神之不宜列于衛枚氏壺涿氏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也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注索謂求索疏謂十二月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朔謂建亥之月也享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加功于民者神使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疏萬物非所享但享其萬物之神所以享其神者萬物所以能加功于民

神使為之

馬氏晞孟曰建亥之月五穀已入萬物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于其幽民有以致力于其明神有功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蕙田案蜡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蓋農功既成特祭享以報先嗇而凡物之有功于

齋事者甚多因非常祀之所及故必索而祭之楚詞吾將上下而求索是索字義也既云索則細微幽隱無所不到故天子大蜡仁之至義之盡其非常祀所及之神明矣自鄭氏解月令以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皆謂之蜡而蜡之名義已失夫日月星辰社稷宗廟乃國家之大祀何待索而祭之耶且合天宗與猫虎同類而祭不已褻乎又以先祖五祀爲蜡而臘之禮亦失故蜡之名義不可以不正名義正而注疏及後世之沿襲誤謬可一覽而知也

右蜡名義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疏大蜡八者鄭注云先齋一司齋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禮連云仲尼與蜡賓是諸侯有蜡也）

蕙田案鄭注八蜡有昆蟲以祝詞誤也經文實無之

蜡之祭也主先齋而祭司齋也（注先齋若神農者司齋后稷是也疏曰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若司齋后稷無所疑故不言若直云后稷是也以先齋爲主司齋從祭種曰稼歛曰齋不云稼而云齋也）以報齋也（疏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報齋也祭之者報其助齋之功使盡享焉）

仁之至義之盡也（注農田畯也疏農謂古之田畯有功于民郵表畷者是田畯于井間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也田畔相連畷之所以表曰畔畷者謂田畔相連畷于此田畔有所辟皆督約農事之處也故三者合爲八蜡之一焉鼠之于處馬禽獸者即下文云猫虎之屬）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注水庸溝也疏曰祭坊與水庸事也者是營爲所須之事故云事也坊者所以畜水亦以蓄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方氏慤曰上言祭下言享互相備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百種乃齋之所成故祭百種以報齋也農則致所掌以養人而不失其時者也郵則田官于此有所識畷則田官于此有所辟皆督約農事之處也故三者合爲八蜡之一焉鼠之于豕皆足以爲田之害而猫與虎能食而除之迎其神而祭之則所以報之也于

貓虎如此則六者可知矣

馬氏晞孟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報物立于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為主而以司嗇配之

張子曰八蜡以記四方八者先嗇一也是始治稼穡者據易則是神農也司嗇是脩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嗇所成穡說以昆蟲爲八蟲是爲害者不當祭百種或致此百種而祭之或只祭穡而已

陳皓集說嗇與穡同先嗇神農也主言爲八神之主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報嗇謂報其教民樹藝之功

陳氏禮書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元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髓辜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享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于田故也其始有事于田故也鄭氏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郵表畷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爾雅田畯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

程氏迥曰八蜡之祭為民設教也厚矣方里而井八家共焉吾食其一仰事俯育資焉而無憾者可不知所本乎古有始為稼穡以易佃漁但吾卒歲無饑不取禽獸爭一旦之命者緊先嗇是德故祭先嗇焉曰司嗇者謂修明其政而潤色之者也曰農者謂傳是業以授之于我者也曰郵表畷者畷井田間道也郵表也者謂畫界分理以是為准者也昔之人為是而勞今我蒙之而逸蓋不得不報也曰貓虎者謂能除鼠豕之害吾稼者也曰坊者謂昔為隄防之人使吾禦水患者也曰水庸者謂昔為畎澮溝洫使吾為旱備者也曰昆蟲者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與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非祭昆蟲也祭其除昆蟲而有功于我者也除昆蟲者不一而足如火田之人捕蝗之子禽鳥或能食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足故直曰昆蟲焉耳夫以表畷坊庸之賤隸貓虎昆蟲之細效吾不敢忘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其民勸于功利推而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親如天地而不敢慢也觀三代里田蜡祭之時其民恬穿愉

樂和睦無怨故鬼神享馨香之薦
交歸其德不為妖厲豈不盛矣乎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八蜡之名鄭元所叙者有昆蟲而無百種張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則以猫虎為禽獸切觀下文所謂主先嘗祭司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享農及郵表畷禽獸曰主曰祭曰享其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為主司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然所以主其祭者則先嗇也若夫所謂古者田畯之官及郵表畷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功于稼穡者故從而索享之也所謂迎猫為其食田鼠迎虎謂其食田豕所以釋其享禽獸之故則陳氏以迎猫虎為禽獸者良是也然禽獸不止猫虎凡食為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蟲祝其毋作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當以陳氏為正

蕙田案八蜡昆蟲之祭經無明文張子及禮書兩陳氏之說為是邱氏宗之當矣沙隨說未的

蔡氏德晉曰伊耆氏始為蜡皇氏侃及熊安生俱以伊耆為神農路史謂神農初國伊繼國耆故氏伊耆生三歲而知稼穡般戲必于烝稷為能神明于農事因號神農也天子大蜡八則所祭之神有八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五表畷六坊七水庸八禽獸即猫虎也種曰稼歙曰嗇天生五穀維于庶草先嗇知粒食利于養生因收穫之又從而種植之而農事以起是為田祖司嗇則守其法以教民稼穡者也路史燧人氏鑽木取火以燔烝押豚葛天氏之樂八闋其四曰奮五穀是有先神農而知穡事者也農勸農之官是為田畯郵始造郵舍俾田畯居之以督耕者表畷治瘟理田而植樹木以為標列阡陌以為道者坊始造隄防以障水者水庸始造水溝以注水者禽獸即猫虎猫能食田鼠虎能食田豕故迎其神而祭之八神之位先嗇為主正中司嗇及農為配司嗇居左次郵次坊農居右次表畷次水庸禽獸附祭于下猫左而虎右陸農師謂鼠善害苗猫能捕鼠故字從苗其有功于田尤大也先儒之言八神者不知郵與表畷為二而誤合之以為造郵舍于田畔相連綴之處即不足八神之數鄭康成蔡中郎則以祝詞有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之語因以昆蟲為一夫昆蟲不當祭若祭除昆蟲者亦當祭除草木者而不止于八矣況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毋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則除昆蟲亦先嗇司嗇事耳王子雍分猫虎為二夫猫虎即禽獸似亦不宜分也陳用之又因祭百種以報嗇之文而以百種為一夫此特言祭用百種之穀以報先嗇司嗇云耳初非祭百種之穀也若祭百種之穀則是祭穀神而為社稷之祭非蜡祭也

蕙田案蔡氏以郵表畷為二未詳何據竊謂畷有郵而謂之表若無郵則何表之與有舊說為是又謂祭用百種之穀以報先嗇若祭百種之穀則是祭百神而為社稷之祭亦非也從來祭社稷正祭祀用黍稷未有用百種為盛盛者神而祭之長蜡則兼百種之也

觀承案八蜡之目注疏以昆蟲爲第八者自不合即謂非祭昆蟲乃祭禦昆蟲之神則雅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當祭田祖之神且地官族師有祭酺是祭捕蝗之神不當反以昆蟲名其神也張子獨据經文祭百種句而以百種易昆蟲始爲穩妥故二陳氏俱從之若蔡德晉去昆蟲而析郵表畷爲二則割裂不通矣然司嚳即古稷官稷爲百穀之長祭百種以報嚳是報司嚳之神而百種乃其祭物耳不當又分爲二也王肅舊說則先嚳一司嚳二農三郵表畷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亦只就經文看出因迎貓迎虎本分爲二而亦分之爲文順也且祭各有尸昆蟲之尸固

難肖即百種之尸亦當作何狀貌耶則不如此說爲當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注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于蜡使民謹于用財也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矣或此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四方之內年穀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欲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前文云黃衣黃冠而祭爲臘此文云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爲臘與蜡異也前黃衣黃冠在蜡祭下故鄭如是臘也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准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不興功謂不興農功若止功則左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方氏慤曰記四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此以蜡而記其凶也順成之年其蜡乃通此以蜡而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之也物既收則民亦息民息則一歲之事已矣故曰民息已前言息田夫此言民息互相備也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但蜡本以息農夫則此所言功止謂農功爾若夫宮功則執于建亥之月土功則畢于建子之月武功則纘于建丑之月而既蜡君子未始不興功焉

柳宗元蜡說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蜡進有司以問蜡之說則曰合百神于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螟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享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詠前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堪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吉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螟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螟乎癘疫乎豈人之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罷乎齒貪乎罷弱乎非神之為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螟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右八蜡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注臘歲終祭眾神之名疏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的是蜡臘正解既從杜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作秦始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蕙田案孔疏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的是蜡臘正解既從杜氏不以妨鄭為嫌也

玉燭寶典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

辨鄭氏祈年天宗割祠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俱蜡祭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或曰祈來年于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祀于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祀公社及門閭者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祭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如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索也索萬物而享之案簫韶云國祭蜡吹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眾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簫韶相當故經廣祭眾神是周禮簫韶所謂蜡祭也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也

陳氏禮書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於天宗割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于十有二月秦臘于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于五行之說以王曰祖以衰曰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後周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而蜡于五郊唐不祭五天帝五人帝特蜡百神于南郊而缺其方之不登者然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序以樂民則唐一于南郊非也蜡及天宗則日月星辰之類而已後唐兼天帝而祭之亦非也先儒謂蜡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簇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黃鍾爲均於理或然

羅泌路史蜡與臘異臘也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祖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漢唐蜡祭徧及五祀蜡則于郊臘則于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異于郊也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祭蓋亦以漢世季冬勞農大享臘祭宗廟五祀同于一日爾

蔡氏德晉曰周禮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然冕服始

氣伏藏之日四氣代謝皆相生至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庚日必伏夏至後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也漢又有祖旺曰祖衰曰臘周以前無所謂伏與祖者蜡之名則自神農至周不變臘則僅爲先祖五祀之祭而與蜡同月乃中郎獨斷載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祖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黄帝以辰臘未祖均係漢儒附會之說不足信也

惠田案蜡臘之祭是二非一見于經傳者甚明蜡祭有八而八者所統甚多故有百物萬物之說臘則先祖五祀而已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割祠是祭社及門閭臘是祭先祖于黄帝而神農時未有故蜡祭主祭者皮弁素服助祭者黄衣黄冠鄭康成以黄衣黄冠爲既蜡臘先祖五祀者非也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言祈言祠言臘三祭皆與蜡無涉蜡惟祭八神不及其他而鄭康成月令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者非也左傳宮之奇云虞不臘矣即月令之臘先祖五祀謂以田獵所得禽祭周官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是也蓋周時蜡祭八神臘祭先祖五祀各爲一祭至秦漢間歲終祭衆神俱名臘故說文云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漢復曰臘秦又有伏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注六月三伏之節始自秦德公伏者金

五祀皆與蜡無涉鄭氏以蜡有索享萬物之
語遂并以為蜡祭蔡氏辨之極是豈知禮文
明言萬物百物至日月星辰社稷乃天地神
祇中之尊者而豈以萬物該之乎自此注一
誤秦漢遂舉臘而廢蜡蔡邕遂以蜡臘為一
事後世且以天神地祇為重而祭之于南郊
四郊是并八蜡之本義俱失之而非主先嗇
祭司嗇之意矣皆鄭氏誤之也

楊氏復曰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三正不同夫子告顏淵獨以夏時為
正蓋建寅者生物之始亦人事之始故以為歲首建丑者成物之終亦人事之
終故以為歲終則行蜡臘之祭宜也禮記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篇章國祭蜡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鄭氏兩注皆謂建亥之月亦可疑原記禮者及注家之
意豈不曰此皆周禮也周以建子為歲首故以建亥之月為歲終然夏殷周三
正示不相沿特以其月為大朝會大政令之始而天時之始終則不可易也建
亥孟冬之月謂之歲終可乎漢史臘月陳勝之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張晏曰秦
之臘月夏之九月也其意亦曰秦以建亥為正而臘則建戌也臣瓚曰建丑之
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勝死臣
瓚說是也夫秦人不師古始猶知以建丑之月為臘孰謂周人以建亥為臘乎

祭氏德晉曰建亥之月農事既畢乃行蜡祭于夏為
十月于商為十一月于周為十二月郊特牲云蜡也
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是也

蕙田案豳七月詩蹉堂稱兕觥引國索鬼神
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于序以正齒位則即
是蜡也據詩在十月滌場之時故月令屬之
孟冬蓋農功甫畢三時勤動至是乃始休息
是蜡在建亥之月無疑且春秋用周正虞滅
虢在十二月明是一大證據況若在建丑之
月是元正方過于耜舉趾又將復始農功何
息之有楊氏之說非是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疈謂磔裂及蜡祭
疏云及蜡祭者彼云蜡

右臘

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
子于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于郊而索享而為蜡法

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注）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疏）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者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為中祀狸沈以下為小祀也

禮記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注）送終喪殺所謂息者物也素服衣裳皆素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衣（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疏）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也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黃冠

陳氏祥道曰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方百物也黃衣黃冠而祭者臘先祖五祀也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而以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而以黃衣黃冠然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元冕鄭氏曰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氏曰四方百物磔攘及蜡祭也王于蜡服元冕而有素服與黃冠者蓋執事者之服歟

方氏慤曰皮則其色白素服則衣裳皆素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故云以送終也別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爾故下止言素服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也既非喪必欲若喪者以其有送終之義故也前言皮弁素服後言黃衣黃冠而祭說者謂皮弁素服為主祭者之服是矣其言野夫黃冠則為助祭者之服可知且皮弁素服則以送終為義黃衣黃冠則以息田夫為義送終而息冬則反于土之時也服以是色亦宜矣土爰稼穡者田夫之事取土之義以息田夫又宜矣以土之義如此故凡野夫皆黃冠野夫即田夫也言其所事曰田夫言其所居曰野夫草服謂草野之服故下言草笠以為野也上兼言黃衣而下止言黃冠則以草服該之故也然籥章曰息老物此曰息田夫者蓋作之于始息之于終雖人之情亦是道也終則有始今歲之作息猶氣之息也往來未嘗息乃所以為息也

蕙田案鄭以皮弁素服是蜡祭黃衣黃冠是臘服陳氏以為俱是執事者之服方氏以為皮弁素服是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是助祭者之服三說之中當以方氏為長

周禮春官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元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索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息之于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蘩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　疏此蜡祭直擊土鼓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即此亦各有葦籥可知言以息老物者謂息田夫萬物也云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工之成者凡言頌者頌美成功之事故于七月風詩之中亦有雅頌也

李氏景齋曰豳詩曰豳雅先儒以為七月之詩備風雅頌三體非也籥章所謂豳籥者蓋以豳吹為籥以豳吹詩與雅頌皆以豳名夫逆暑迎寒而吹豳詩者此則七月之詩蓋如授衣繫冰之屬皆先寒暑以戒事故也祈年而吹豳雅祭蜡而吹豳頌蓋雅者言王政之所由廢興頌者以其成功告神明祈年之禮王政之所急先故宜歌雅而蜡祭之設所以荅鬼神之功故宜歌頌詩之小雅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所謂祈年而吹豳雅者毋乃在是詩周頌豐年之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所謂祭蜡吹豳頌者毋乃在是乎

何氏楷世本古義豐年孟冬祭八蜡也是為豳頌今案豐年之詩舊亦知為報賽而作然無有知其專為蜡祭者愚蓋即以豐年一語知之蜡祭惟年豐有之非若他祭不問豐凶其禮不廢此詩特以年豐降福為言非報賽八蜡而何天子大蜡八諸侯之蜡未聞然禮運言仲尼與于蜡賓則可見諸侯之國有蜡矣所以知此詩為豳頌者以其事與周禮合而詩又在頌中其為豳頌明矣

又曰良耜蜡祭報社也是為豳頌蜡之為言索也謂合祭萬物之神而索享之也天子大蜡八而又有天宗之祈公社門閭之祀周禮黨正亦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若然則凡為神者莫不與矣而獨謂是詩為報社者何也禮祭陰祀用黝牲陰祀者先儒謂祭地壯郊及社稷也黝也者黑也殺時猶牡固黑唇也祭地壯郊天子之禮諸侯惟祭社稷祭社必及稷也是以知其為報社也社祭一歲凡有二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一也雩祭以社以方二也孟冬大割祠于公社三也與祈年天宗並舉者周禮肆師之職所謂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即此時事也若門閭之祀不知何神如以為五祀中之門則既蜡而臘復又及五祀矣似不應瀆祭也且既非陰祀即不用黝牲以是知此詩之作專為報社也

又曰載芟孟冬臘先祖五祀以禮屬民飲酒正其齒位亦豳頌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草服也先儒謂此既蜡後臘先祖五祀之祭也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也唐孔氏云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淮南氾論訓及今禮皆蜡之後日又案臘之義訓有二徐鍇云臘合也合祭諸神也應劭亦云臘者接也新故交接狎臘大祭以報功也愚謂此義得之狎臘者重接之貌西京賦披紅葩之狎臘是也乃先儒相傳皆謂臘者獵也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夫郊特牲篇有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冕黼以送之者亡其國是則好田之戒正中所飭于臘月來貢之時而謂其臘禽以祭乎必不然矣或有疑周禮羅氏職有蜡則作羅襦之語謂將以羅網圍取禽也夫野處教道田獵實在仲冬此時作羅襦亦以備用也即周禮中冬狩田獻禽享烝非臘月也

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用太簇姑洗南方之祭用蕤賓西方之祭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有所感致和以來之用黃鐘為均每奏樂止于六變者蓋蜡祭之樂六變而祭畢）

鄭氏鍔曰致者使之自至樂作于此物應于彼雖聖人亦安能限其必至哉亦意其來格而已

地官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注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為

之有秉皆舞者所執（疏）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皈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皈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皈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皈舞故六舞之中惟言此二物而已

禮記郊特牲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注）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蝝之屬為害者也（疏）此以下皆蜡祭之祝辭土即防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安則不崩水歸其壑者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濫昆蟲毋作者昆蟲螟螣蚼蠈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毋作謂不為天草木歸其宅是報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于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而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其一物故不數

周氏諝曰大蜡祝辭雖紀歲終之事蓋亦有順天時息老物之意也

馬氏晞孟曰蜡者于歲之終報其成功又以祈來年之始故祝之辭如此草木者羙稗之屬

蔡邕獨斷天子大蜡八神為位相對向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豐年若上歲取千百

右蜡祭禮物樂舞祝詞

周禮地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缺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于鄉飲酒之義微少失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上既旅不入是也為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之禮在臘月故言之以為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為一命以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

黃氏度曰社榮酺背鄉祭惟蜡為國祭蓋亦命祀也

陸氏佃曰其屬飲則于鄉學其主人則以鄉官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謀介則就先生坐主人于東南僎于東北坐賓于西北坐介于西南此正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正齒也

王氏詳說曰鄉大夫三年一行鄉飲酒禮黨正一年而行

鄉飲酒禮鄉大夫行此禮以賓興黨正行此禮以正齒位

劉氏彝曰大司徒之職曰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然則蜡之通不通皆惠命于司徒矣蜡禮既畢然後息民之祭行焉然則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者蜡也非其所職焉其所職者于蜡之後以禮屬其黨之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謂之息民者息其田野之勞而入于邑居以習禮義故正其齒位以為庠序之先焉

禮記禮運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注)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孔子見魯君于祭禮有不備于此又睹象魏舊章之處感而歎之(疏)鄭引郊特牲十二月蜡據周言之夏則十月殷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方氏慤曰助祭者必有飲食以勞之故謂之賓焉文王世子于釋菜言退賓者以此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爲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注)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于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也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疢稿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也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

呂氏大臨曰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修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于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

方氏慤曰蜡者既勞之而報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惠也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故言一日之澤

玉藻惟饗野人皆酒(疏)饗野人謂蜡祭是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又可飽食則宜貪嗜故惟酒而無水也

周禮考工記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獸侯畫獸之侯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疏)云息者休農息老物者謂十月農功畢君臣飲酒以休農止息之老萬物也

右祭蜡飲酒正齒位

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注)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襦細密之羅襦讀為繻有衣袖之繻元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罔圍取禽也(疏)先鄭所云其義得矣後鄭增成之言蜡者直取當蜡之月得用細密之網羅取禽獸故後鄭云此時火伏十月之時火星已伏在戌將蟄者畢矣引王制者証十月蜡祭後得火田有張羅之事

薛氏季宣曰漢史六人皆一襦吾獨五襦晉史云先旦作襦後當作袴帛襦襦婦人之飾也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四方諸侯草笠而至大羅氏天子掌鳥獸之官致鹿與女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然以禮屬民而飲酒存國家之大體豈可真致鹿與女哉以鹿不可致故作羅以示之女不可致故作襦以示之耳

鄭氏鍔曰致鹿與女非必用鹿與女也蓋用取鹿之具與婦人之裙襦而已用羅襦以示之者羅以戒其好田也襦以戒其好女也然使羅氏作之而已先儒以羅襦為一物殆未之思歟

禮記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注)諸侯于蜡使使者載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飾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

人之服也（疏）天子掌鳥獸之官謂大羅氏也謂為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然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為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于王者皆屬大羅氏也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疏）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于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言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為戒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耶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注）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畜藏蕴財利也（疏）言天子惟樹瓜與果蓏所以惟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畜藏與民爭利劉氏炎曰四方諸侯當仰冬而遇于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為蜡而獵莫不從焉貢其禽于天子則大羅氏受之獻禽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草笠而至尊野服者以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騁從禽以助王也其為忠義亦可尊矣即之以為禮焉既受草笠之獻則致鹿與女于庭而詔獻禽之容俾還告于其君以申天子之戒勸也

周氏諝曰周官羅氏謂蜡則作羅襦蜡則鹿之所以獲者而襦則女之所衣者也故致之以戒于諸侯然戒之必至于歲終者戒于終所以圖其始也瓜華者不斂藏之種也樹其不斂藏之種者所以戒聚斂也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二年初臘（注）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秦是時始效中國為之風俗通夏曰清祀殷曰臘索隱曰周曰蜡漢改曰臘索羣鬼神而祭之

右蜡時之事

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索隱曰廣雅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益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

通典漢復嘉平曰臘

玉海周顯王四十三年秦初臘案春秋時已稱虞不臘非始于秦也始皇更名臘曰嘉平亦復用夏之舊名也周蜡于十二月秦臘于孟冬皆建亥之月也蜡以息民

後漢書禮儀志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饗臘（正祭宗廟旁祭五祀蓋同一日自此而始非舊典

東觀漢記甄宇北海人建武中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按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

袁山松後漢書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即白免之

後漢書陳寵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鄭元別傳元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晏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言語閑通元漠然如不及父母私督數乃曰此非吾志不在所願

蔡邕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祖（青帝木德）赤帝以戌臘午祖（赤帝炎帝火行）白帝以丑臘酉祖（白帝少昊金行）黑帝以辰臘子祖（黑帝顓頊水行）黃帝以辰臘未祖（黃帝軒轅后土土行）

蕙田案邕之說當本于讖緯

通典魏因漢制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于未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今魏土德而王宜以戌祖辰臘博

士秦靜議古禮歲終聚合萬物祭宗廟謂之蜡皆有常日臨時造請而用之又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爲歲首故以寅始用午祖戌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傅著五行以爲說皆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尚書易經說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衍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爲土王位西南黃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戌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

魏名臣奏大司農董遇議曰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以丑臘爲得盛終之節不可以戌祖辰臘也

禮記外傳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爲祖衰日爲臘又云周水德漢火德各以其五行之王日爲祖其休廢日爲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金王酉而臘各用其衰日如魏土行土衰于辰故魏臘用辰晉金行金衰于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祭無正月必祖之祀

蕙田案秦漢以後雖改蜡爲臘其禮不同于古然饗祀之意則無異也自蔡邕有五帝臘祖之名之說而高堂隆引伸之遂爲魏家之令典而不知其出于讖緯之邪說也博士秦靜謂非典籍經義之文可爲有識惜其不能奪而終歸于附會耳

通典東晉元帝大興二年未臘前一日詔明日當爲范

氏從母舉哀百官戒嚴尚書郎張亮議曰天子祭宗廟社稷鼎俎既陳不得終事者四若五服之喪以當降者不以廢從母無服之喪不宜廢事舉哀又禮祭之明日改祭于祊以燕皇尸殷謂之肜周謂之繹今雖未施肜繹之祭先王之典聖人重不忘但大臘之日休息黎衆百日之勤一日之澤未可戒嚴

隋書禮儀志後周以十一月臘以辰

田畯鱗羽羸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獸貓之神于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蒼龍朱雀白獸元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者人帝于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于其側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則各爲坎餘則于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者及五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官后稷田畯嶽鎮海瀆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以下自天帝人帝田畯羽毛之類牲幣玉帛皆從燎地祇瘞埋祭畢皇帝如南郊便殿致齋明日乃蜡祭于南郊如東郊儀祭訖又如黃郊又如西郊又如北郊祭訖還宮

蕙田案魏晉祖臘之制蜡臘之禮意亡矣至是又加以天神地祇星宿嶽瀆之位何其濫而不經耶厥後隋唐宋相仍無有起而正之者宜其不行于後矣禮教不明使先王仁至義盡之典泯然歇絕皆附會杜撰者階之厲耳惜哉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蜡焉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稱蜡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之前代于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于是始革前制（前周姬氏後周宇文氏）舊唐書禮儀志太宗貞觀十一年房元齡等與禮官述議以爲月令蜡祭惟祭天宗謂日月而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大明夜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簋簠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于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于社宮辰日臘享于太廟用牲皆准時祭井泉用羊二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鱗羽羸毛介水墉坊鄣表啄猫於菟及龍麟朱鳥白虎元武方別各用少牢一每座籩豆各二簋簠甗俎各一蜡祭凡一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通典元宗開元中制儀季冬臘日蜡百神于南郊都百九十二座大明夜明若其方不登則闕之開元禮臘日蜡百神于南郊都百九十二座大明夜明在壇上（每座籩豆各四簋簠俎各一）五星三辰神農伊耆五官（每座籩豆各四簋簠俎各一）后稷五方田畯嶽鎮海瀆二十八宿五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龍麟朱鳥百獸元武鱗羽毛介於菟井泉等八十五座（籩豆各二簋簠俎各二）樂舊用黃鍾之均三成新改用天神之樂圜鍾之均六成

皇帝臘日蜡百神于南郊儀（攝事附）

齋戒如圜丘（從事官及攝事齋戒並如別儀）陳設前蜡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衛尉設祀官公卿以下次于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衛尉設陳饌幔于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東西向（東方南方之饌陳于東門外西方之饌陳于西門外北方之饌陳于北門外）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次（攝則無文武侍臣蕃客等次）前蜡二日太樂令設宮懸歌鍾歌磬如圜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于燎壇（其壇于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三尺右校爲瘞埳于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蜡一日奉禮設御座及望燎位祀官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于壝門外皆如圜丘之儀（攝事如圜丘之儀）設日月酒罇之位大明太罇二著于東南隅北向夜明太罇二著罇二罌一在壇上于東南隅北向神農氏伊耆氏各著罇二各于其壇上五星五官后稷各象罇二七宿田畯龍麟牛馬騶虞元武等各壺罇二鱗羽羸毛介等散罇二俱設于神座之左而右向五方嶽鎮海瀆俱山罇二山林川澤俱罍罇二邱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墉坊郵表畷於菟貓等俱散罇二各設于神座之右而左向（伊耆氏已上之罇置于坫星辰已下之罇藉以席者加勺冪設爵于罇下）設御洗于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于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分獻罍洗罼各于其方陛道之左右俱內向執罍洗篚冪者各立于罇罍篚冪之後各設玉幣之篚于壇之上下罇坫之所埔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厨視濯溉又引諸祝官詣厨省饌具訖還齋所蜡日未明十刻太樂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于饌所遂烹牲（牲一其餘方各少牢）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日月神座于壇（日青牲一月白）

上大明于北方少東夜明于大明之西俱南向席皆以
藁秸神農伊耆神座各于其壇上俱內向設后稷氏神
座于壇東西向設五官田畯之座各于其方設五星十
二次二十八宿五官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
隰井泉神座各于其方之壇其五方神獸鱗羽羸毛介
水墉坊鄽表畷於菟貓等之座各于其方壇之後俱內
向相對爲首自神農伊耆已下百九十座席皆以莞設
神位各于座首　鑾駕出宮如圜丘儀　奠玉帛蜡日
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
入實罇罍玉幣凡罇之次太罇爲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神農伊耆氏之著罇實以盎齊五星三辰五官后稷田畯之象罇俱實以醍齊七星之壺罇實以沈齊五方嶽鎮海瀆之山罇實以醍齊山林川澤之蚩罇實以沈齊丘陵已下之散罇實以清酒各實于諸座之上罇禮神之玉大明夜明以珪璧大明之幣以青夜明以白神農氏幣以赤伊耆氏幣以元五星已下之幣各從方色　太官令帥進饌者實
諸邊豆簠簋各設於內壝之饌幔內其日未明二刻奠

玉幣毛血等如圜丘儀皇帝服元冕出次壇上神位大明夜明皆祝作奏元和凡六均均一成俱以文舞攝事如圜丘之攝事儀無射或則奏永樂裓賓姑洗太簇奏順和黃鍾
洗奠爵並如圜丘儀攝事亦同　大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左西面
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封臣名已下改皇帝爲太尉皆謁者贊引　敢昭告于大明惟神晷耀千里精烜萬
物覺寤黎蒸化成品彙今則璇璣齊運玉燭和平六府
孔修百禮斯洽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
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大祝進跪奠版于
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夜
明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匏爵于坫進皇帝受爵侍
中贊酌醴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夜明神座前北
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
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

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夜明惟神貞此光華恒茲盈減表斯寒暑節以運行對時育物登成是賴豐年之報式備恒禮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享訖興皇帝再拜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少退當兩座前北向立樂作其飲福受胙並如圜丘儀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太尉攝則謁者引太常卿已下倣此詣罍洗盥手洗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大明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夜明罇所取匏爵于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訖謁者引太尉進夜明神座前北面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匏爵訖謁者引太尉升壇詣夜明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訖謁者引太尉進夜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匏爵訖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引光祿卿攝事同以光祿卿為終獻詣罍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升壇謁者二人分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酌酒一獻帝伊耆氏一獻神農氏跪奠爵神座前俛伏興向神立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降還本位初伊耆氏獻官將升謁者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歲星一獻熒惑一獻鎮星一獻太白一獻辰星各奠于神座少退向神立于獻官奠訖七星皆祝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各持版進于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凡讀蜡祝文每一番獻酒從東方祝文為始讀祝訖次南方次西方餘神亦同此獻官再拜訖太祝各進奠版于神座前還罇所謁者遂引五星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所酌酒一獻東嶽一獻

南嶽一獻中嶽一獻西嶽一獻北嶽一獻壯嶽俱奠于神座少退向神立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皆祝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大祝奠版于神座還罇所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酌嶽鎮酒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罇所酌酒一獻勾芒氏一獻蓐收氏一獻元冥氏一獻后土氏一獻祝融氏一獻句芒氏一獻后土氏后稷田畯等各祝史助奠訖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大祝奠版于神座還罇所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酌嶽鎮酒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洗酒罇所酌酒分獻五靈其麟羽嬴毛介猫於菟坊水墉昆蟲等皆齋郎助奠相次俱畢祝史持版跪讀祝文訖興拜訖奠版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徹者還豆各一少移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立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攝事謁者引太尉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于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懸內當柴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饌物祝版置于柴上戶內諸祝以星辰七宿已上之禮幣皆從燎神農伊耆氏嶽鎮已下之祝俱詣瘞埳以玉幣饌物置于埳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炬燎初唱可燎埳東西廂各四人實土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事謁者白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

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
從祀羣官諸國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已下俱復執
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已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
人二舞以次出其神農已下祝版燔于齋所　鑾駕還
宮如圜丘之儀　伊耆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
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帝伊
耆氏惟帝體仁尚義崇本念功爰創嘉祀息農饗物今
九土攸宜百穀豐稔備茲八蜡大旅四方謹以制幣犧
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帝尚享　神農氏祝文曰維某年
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
昭告于帝神農氏惟帝肇興播植粒此黎元今時和歲
稔神功是賴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帝尚享
東方歲星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

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東方歲星七宿惟神列位垂
象叶贊穹蒼昭晰羣生蕃阜庶類今時和歲稔恒禮是
率謹陳嘉薦庶神享之（南方中央西方北方准此）　東方嶽鎮海瀆祝文
曰維某年歲次月朔云云惟神宣導坤輿興降雲雨亭
毒庶品實賴滋益年穀順成用通大蜡謹薦嘉祀溥及
一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庶神咸享（南方西方北方准此）
勾芒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
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勾芒氏惟神贊陽
出滯發生品物萌者畢達仁德以宣用陳明薦神其臨
享　后稷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
武皇帝某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后稷氏惟神誕
降嘉種播茲百穀蒸庶以粒又此萬邦爰及田畯實勸
農穡謹薦明祀庶神享之　祝融氏祝文曰維某年歲

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
昭告于祝融氏惟神典司火正淳曜昭明式贊南訛厥
功以致豐年之薦庶神臨享　后土氏祝文曰維某年
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
敢昭告于后土氏惟神式贊黃道典司土正居中執信
是興稼穡年穀既登庶享嘉薦　蓐收氏祝文曰維某
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
名[illegible]告于蓐收氏惟神典司金正式贊西成執矩懷
莊尚義趨方豐年之報饗茲嘉祀　元冥氏祝文曰維
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
姓名敢昭告于元冥氏惟神典司水正贊序幽都厥務
安寧積藏斯在豐年之祀庶饗明薦　蒼龍祝文曰維
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
告于蒼龍之神惟神體備幽明質兼小大實爲鱗長贊
明造物歲稔年登實資弭患式陳嘉薦百靈是屬爰及
東方鱗羽羸毛介衆族貓於菟坊水墉昆蟲諸神咸享
其朱鳥鱗虞元武祝文首尾並與此同祝文發首亦同也朱鳥之神惟神肇自火精冠茲羽族
輔時宣化效祥蹈禮年和歲稔有賴厥功麟之神惟神
體信爲質惟和是歸作長毛宗表靈玉牒年穀豐稔實
茲宣助式陳嘉薦庶神臨饗騶虞之神惟神性履至仁
稟靈金宿贊育生類實參利物爰茲報功用率恒祀元
武之神惟神誕稟辰精長茲介族先知稱貴誠行攸底
伊此豐年有憑宜慶

宋史太祖本紀建隆元年春三月定國運以火德王色
尚赤臘用戌

禮志大蜡之禮自魏以來始定議王者各隨其行祖以

其盛臘以其終建隆初以有司言用木德木生火宜以火德王色尚赤遂以戌日爲臘

文獻通考建隆三年十二月戊戌臘有司畫日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太常博士和峴奏議曰謹案蜡始于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臘與蜡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蜡祭上享宗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正觀之祭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于臘辰以應土德聖朝常以十二月戌日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先行蜡祭蓋禮官之失也事下有司請準唐禮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同用臘日從之蜡百神壇高四尺東西七步二尺南北六步四尺

仁宗天聖三年禮官陳詁言蜡祭一百九十二位而祝文所載一百八十二位無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一十位蓋開元以來年祀寖遠有司失傳郊祀錄正辭錄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爲於菟乃避唐諱請復爲虎載田畯郵表畷慶歷用羊豕各二大明夜明壇增山墨爲二籩豆十二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分獻官逐階下罍洗詣帝神農伊耆五星三辰七宿嶽鎮海瀆祝融后土后稷蒼龍朱雀麒麟元武白虎神座前上香奠幣爵並再拜內從祀神位不設香幣祝版惟奠酒再行後皇祐定壇高八尺廣四丈嘉祐加羊豕各五

神宗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記曰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爲一壇惟周隋有四郊之兆又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爲二

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請蜡祭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仍在蜡祭之後從之先是太常寺言四郊蜡祭宜依百神制度築壇其東西有不順成之方即祭日月其神農后稷舊設位于壇下當移于壇上其壇下伊耆氏之位宜除之禮部復言蜡祭四壇皆設神農后稷同日祭享頗爲重複太常寺以謂蜡祭本以神農爲主后稷從祭四郊今設壇自當每方各祭同日不爲重複從之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三年四月庚戌班五禮新儀

禮志政和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設夜明位以神農氏后稷氏配配位以北爲上南北壇設神農氏位以后稷氏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官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田畯蒼龍朱鳥麒麟白虎元武五水墉五坊五虎五鱗五羽五介五毛五鄙表畷五蠭五貓五昆蟲從祀各依其方設位中方嶽鎮以下設于南方鎮星后土田畯設于南方蜡壇酉階之西中方嶽鎮以下設于南方蜡壇午階之西伊者設于北方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于辰星

紹興十九年有司檢會五禮新儀臘前一日蜡東方西方爲大祀蜡南方北方爲中祀並用牲牢

文獻通考紹興十九年臣僚言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釋者謂蜡祭也所以報一歲之成功求嗣歲之福也今已行臘享而報農之祀或闕請並行蜡祭有司檢會以臘前一日蜡祭東西方百神禮料一視感生帝內從祀視釋奠文宣王從祀蜡祭南北方百神一視

鎮嶽海瀆內從祀一視釋奠武成王從祀

玉海紹興十九年五月乙酉詔定蜡祭從戶部郎周莊仲之言也

宋史禮志孝宗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淪請于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東西以日月爲主各以神農后稷配南北方皆以神農爲主以后稷配自五帝星辰嶽鎮海瀆以至猫虎昆蟲各隨其方分爲從祀其後南蜡仍于圜壇望祭殿北蜡于餘杭門外精進寺行禮

玉海乾道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禮官王淪等言東西蜡備登歌三獻而南北方正配從祀一奠而已請如中祀儀式從之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

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古者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于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于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于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于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籍田相爲始終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于春而以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于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是亦廣聖君莫大之恩也倘不棄愚言復行盛禮則幽明人鬼皆蒙其休

明彭謹八蜡廟記聖人緣情以起禮因民而事神故

享祀必本之有功而報德不遺于其細此伊耆氏之所以爲蜡蜡者索也時維季冬百物用成合山川人物之靈而索享之也記郊特牲曰先嗇曰司嗇曰農曰郵表畷曰猫虎曰坊曰水庸曰昆蟲其教陳矣而所主者息老送終勞勤休力仁之至義之盡也古禮天子大蜡今之制止于府州縣王國則否畿甸以降惟兩河之間則有之荆揚而南莫之行也豈不以有司于民最親足食爲政首務而聖人之流風遺澤在中土爲獨存與寶慶舊無廟有廟蓋自郡守釣陽郭公始也部符南楚星軺載臨式崇禮教以索享之典弗復非所以重祈報而昭敬事也乃因郡鐘樓之屢徙將圮議欲爲新室于公庾之右以祀八蜡而薦明德請于當路咸可之爰命縣典史陳春董其事材取

諸斧琢之既成者力取諸輿臺之已役者始于丙辰冬十月而就功不待改歲蔚然輪奐炳若位置秩如矣彭子曰仁哉公之用心其善于復古矣凡禮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無其人焉莫可強也夫子修經識南門之作刪詩錄史克之頌蓋以僖公賢于魯閟宮義當復古春秋之所予也今二千石之選孰有踰公者修美報以答明賜行典禮而觀會通人之稱是舉也其不謂之社稷之役也乎長人者之于百姓既盡心力以圖其明尤資鬼神以相其幽而神有不享民有不安者弗信也繼自今將陰陽調風雨時衣食足禮義興而公之功爲益大德爲益溥矣

陸東蜡祭議案八蜡神祠制也相沿以春秋仲月戌日致祭考之典禮于義未當禮曰蜡索也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
子貢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
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蓋終歲勞農是日飲樂
以享君恩也亦曰臘也漢應劭曰周曰大蜡漢改曰
臘漢火行衰于戌故此日臘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
終大祭漢舊議曰帝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丑之
也魏臺訪議曰帝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丑之
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由是觀之則蜡之祭十
二月也漢戌魏丑日則不一愚意蔡邕謂歲終王肅
謂明日為寅似當以歲除行事則丑之義為長然或
立春在十二月則又除夕屬新歲矣議立春于除前
則用立春前丑日立春于來歲則用下旬丑日庶報
祀事崇興而舉事協祭義矣

蕙田案元明以來蜡臘之祭不行故瓊山邱
氏有復行之請今觀彭陸二文一曰今之制
於府州縣一曰相沿以春秋戌日致祭則其
行於民間者蓋未嘗絕也聖人制禮協諸義
而和於情宜其流風餘韻如此

右歷代蜡臘

淮陰吳玉搢校字